旅行雜誌



民國三十一年三月

第十六卷第三號

CHINA TRAVELER
Vol. 16 No. 3 March 1942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中國茶葉公司
推廣部

紅茶　綠茶
沱茶　花茶

色香味俱佳

營業處

重慶　民權路(都郵街)十三號
西安　西安南院門街一三七號
成都　成都總府街第六十五號
貴陽　貴陽中華南路一四二號

CHINA NATIONAL TEA CORPORATION
SALES DIVISION
"VICTORY" BRAND BLACK TEA
"UNION" BRAND GREEN TEA
ALL ARE HIGH QUALITY TEAS, PURE AND DELICIOUS

和豐

星加坡珠烈街六十五號

和豐油較有限公司製造象標椰油麒麟標清香油象標牛油

和豐肥皂廠有限公司製造椰標肥皂六百號香皂甘油棕油

檳榔嶼乃裕公司

NIE JOO COMPANY

地址 打鐵街二四一至二四三號

No. 241 To 243, BEACH STREET, PENANG

電報掛號 "NIEJOO" PENANG

進出口商

專營國貨

罐頭食品

魚網苧綫

民信匯兌

南洋土產

泰國燕窩

代理中南

名廠出品

上海中國化學工業社股份有限公司

馬來亞總代理新嘉坡國興貿易公司

KOK HIN TRADING COMPANY

地址 香港街十四號

No. 14, HONGKONG STREET, SINGAPORE

電報掛號 "KOKHIN" SINGAPORE

推銷中華國產

代理名廠出品

四五一二三八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六卷 三月號 目次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三月一日出版

旅行畫報

西加拿大風景線……健虹……九

釣魚樂……維瑾……一〇

風土人情

雲南怒山上的栗粟人……力生……一三

海行紀程

歐游旅程追記(上)……王蓀……一七

地方描寫

舊歷新年的龍頭村……王君桃……二九

探險獵奇

菲洲回味紀……張尙仁……三九

學府風光

芝加哥大學五秩華誕……陳思……四三

屐痕處處

在旅行中所交到的朋友……馮朱棣……四九

我的旅行片段……柳存仁……五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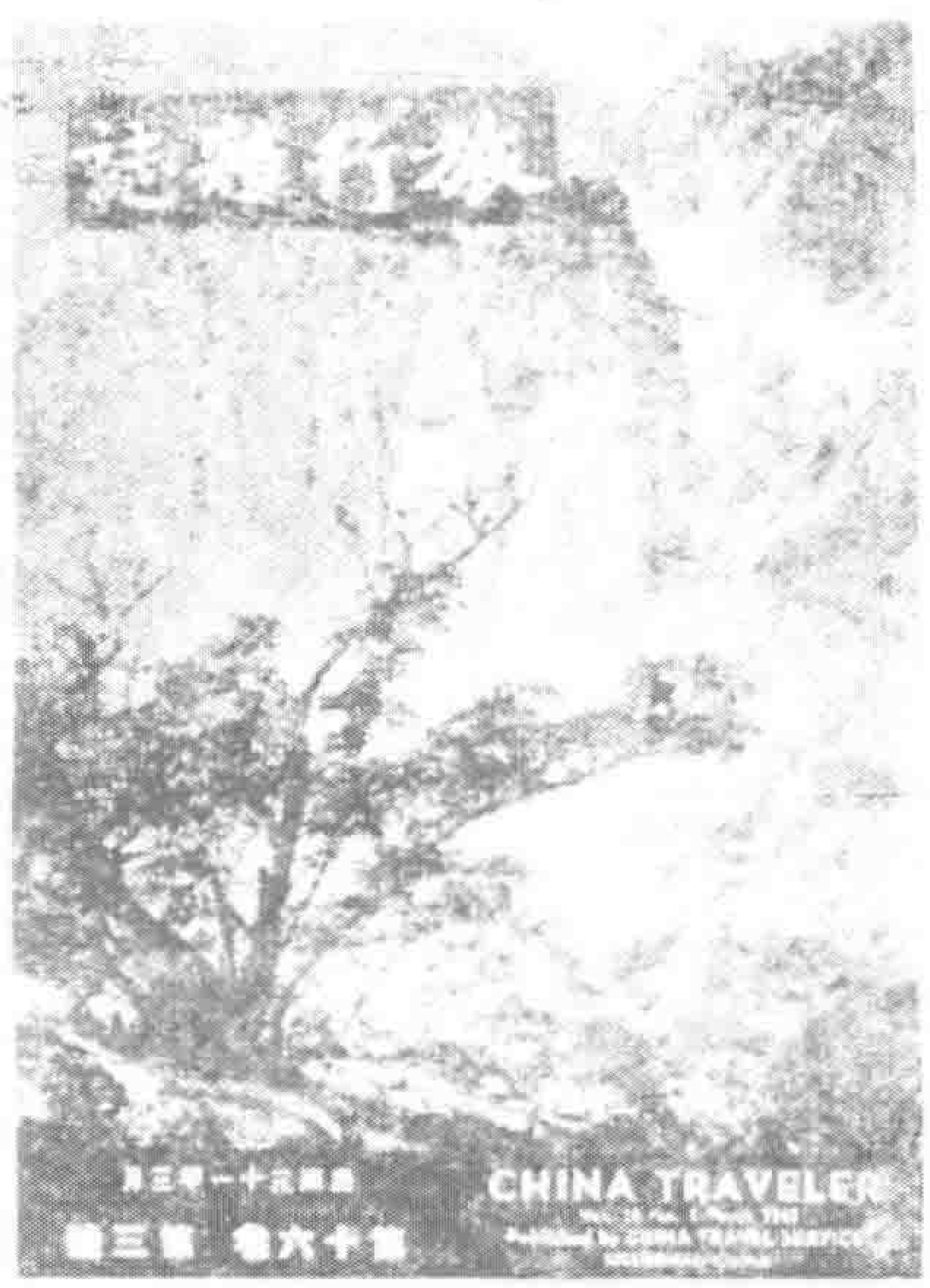
海南島之行(上)……伏櫪……五三

歐美生活

歐美采風記(四四)……沁明女士……六五

名家小說

蒙面人(下集二)……秦瘦鷗……七一



本期封面

黃山峯樹

黃山以奇石怪松勝，遊者類能道之。名攝影家郎靜山君往遊者再，旣歸，數以佳作饗同好，無不珍同拱璧。此幀爲其傑構之一，一九三九年榮獲美國照相學會獎，一九四〇年又膺英國皇家攝影學會獎，其名貴可知焉。

四五—二三九

上海科學儀器館

註冊商標

★測繪器械★

營業要目

經緯儀
水平儀
羅盤儀
平板儀
求積儀
繪圖儀器
繪圖墨水
繪圖筆尖
繪圖臘紙
透明米釐紙
繪圖紙
各種規尺

重慶分館

館址：保安路一三三號 電話二八八 電報掛號六四二七

化學器械

化學藥品

中西文具

自來水筆

名目繁多

不及備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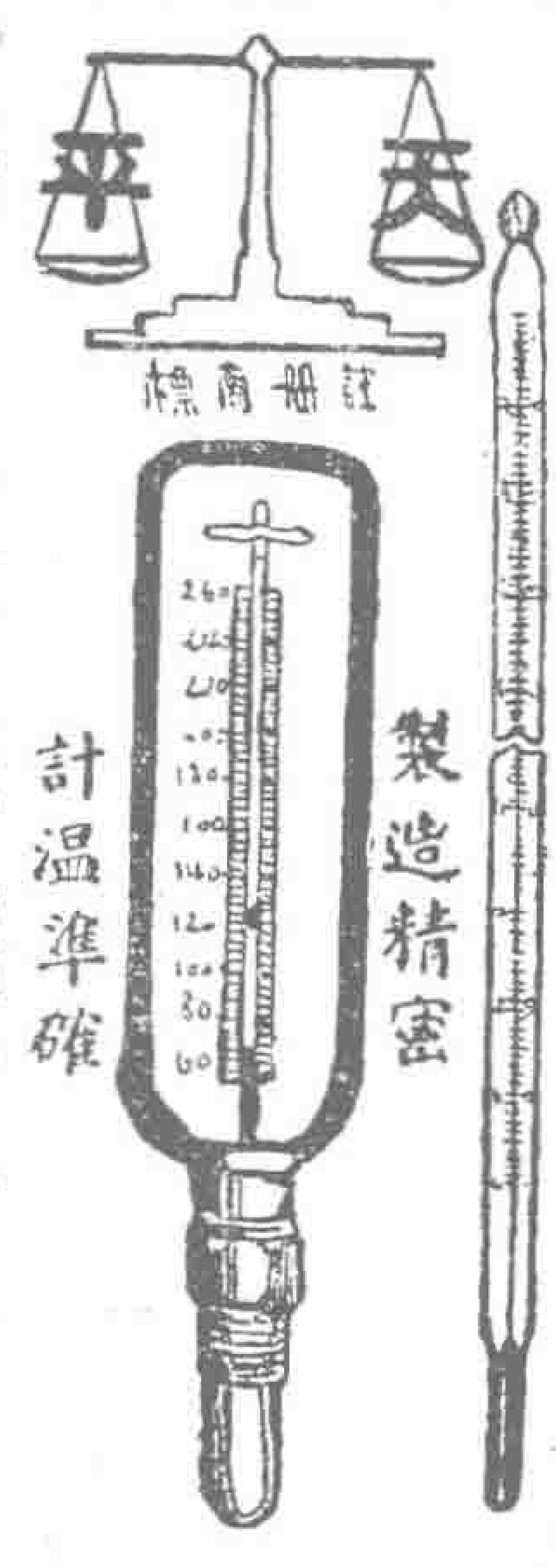
上海科學化工廠

標準國貨——經濟部國貨證明書第一七三至六號

寒暑表★溫度表

製造精密

計溫準確



化驗室用，工廠用，水汀鍋爐用，孵育場用，養蠶所用，冷藏庫用，烘焙用，養魚用，醫院用，廣告用，學校用，機關用，家庭用各種寒暑表溫度計——

西南各省總經銷處 科學儀器館

四五—二四〇

中央信託局

全國各大城市均有分局或辦事處

資本一千五百萬元

公積及準備一千零一十九萬一千七百二十五元

業務基金三千萬元

地址 重慶第一模範市場十七號

電話 一一 三九一 三一三

電報 五六六五

經營信託業務

承收節約建國儲金

發行節約建國儲蓄券

辦理抽籤給彩還本付息之儲蓄業務

承保產物險人身險及海上內地運輸陸地兵險

辦理出口業務

香港通訊處

地址 匯豐銀行一百十二號

電話 三一二七三

四五—二四一



中央儲蓄會
CENTRAL SAVINGS SOCIETY
分期繳款儲蓄
一本萬利
月月抽籤給彩
還本加給紅利
月儲
全會 十二元
半會 六元
四分之一會 三元
特種有獎儲蓄券
一舉兩得
既可節約儲蓄
又有中獎希望
全張五十元
每條五元
重慶：五四路五十七號
57 Wu Sze Road, Chung-king
上海：天津路二號
2 Tientsin Road, Shanghai

上海

永安有限公司



永安公司爲中國最完備之百貨商店，分類營業，包羅萬有，舉凡日用所需，及珍奇物品，無不搜集美備，尤以貨色宏博，價格平準，爲顧客所稱道。

地址
南京路
電話
九八二八二
郵政信箱
第五六七號
電報掛碼
WINGON
SHANGHAI

統辦環球貨品
推銷中華國貨

大東旅社

海上第一流旅館

偉大美備●賓至如歸

大東旅社地點適中設備完善房間寬大雅靜招待週到飲食衞生務令顧客舒適便利定價異常低廉

樓下飲冰室
二樓茶室
三樓中西大菜

四五—二四三

天馬牌
仁立
商標 註册

仁立公司毛呢紡織廠

天津英租界六十八号路

法蘭絨
毛花呢
薄花呢
派力司
啥味呢
大衣呢
禮服呢
馬褲呢
華達呢
嗶嘰
毛毯

國產

WOOLENS & WORSTEDS
Suitings and Overcoatings
JEN LI WOOLEN MILL
DUMBARTON ROAD, B. C., TIENTSIN

運通商行重慶總行

以忠誠的態度 服務社會
以妥善的方法 運送貨物

業務
承辦水陸運輸
代保兵火水險
代客報関完稅
信託買賣貨物

穩妥·迅速·
簡便·省費·

總行：重慶白象街一三一号　分行：成都東安里三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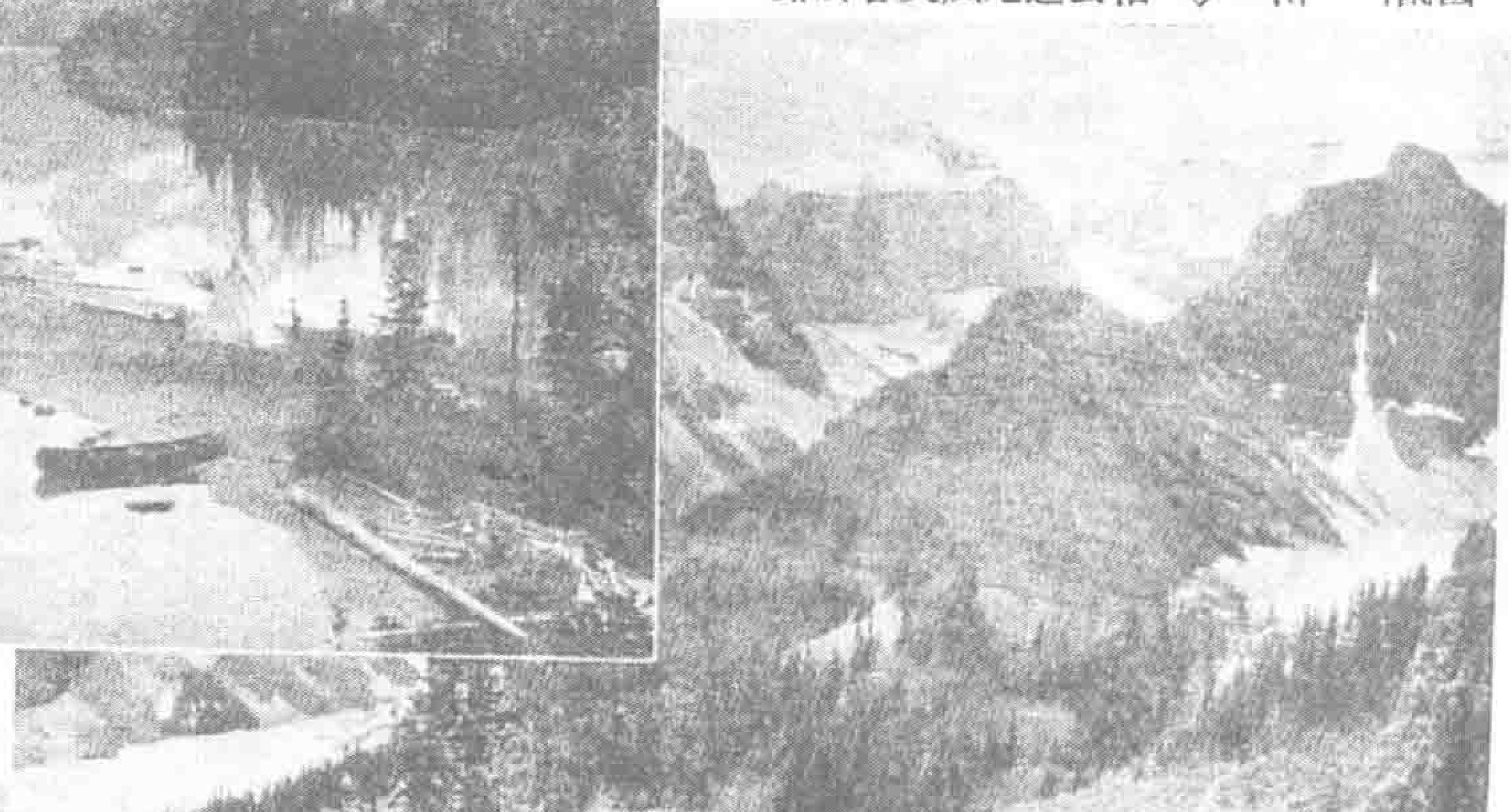
——重要市鎮均設有办事處——

四五—二四四四

西加拿大風景線



查斯柏國家公園中之馬利尼湖，風景幽美，遊客多喜於湖畔露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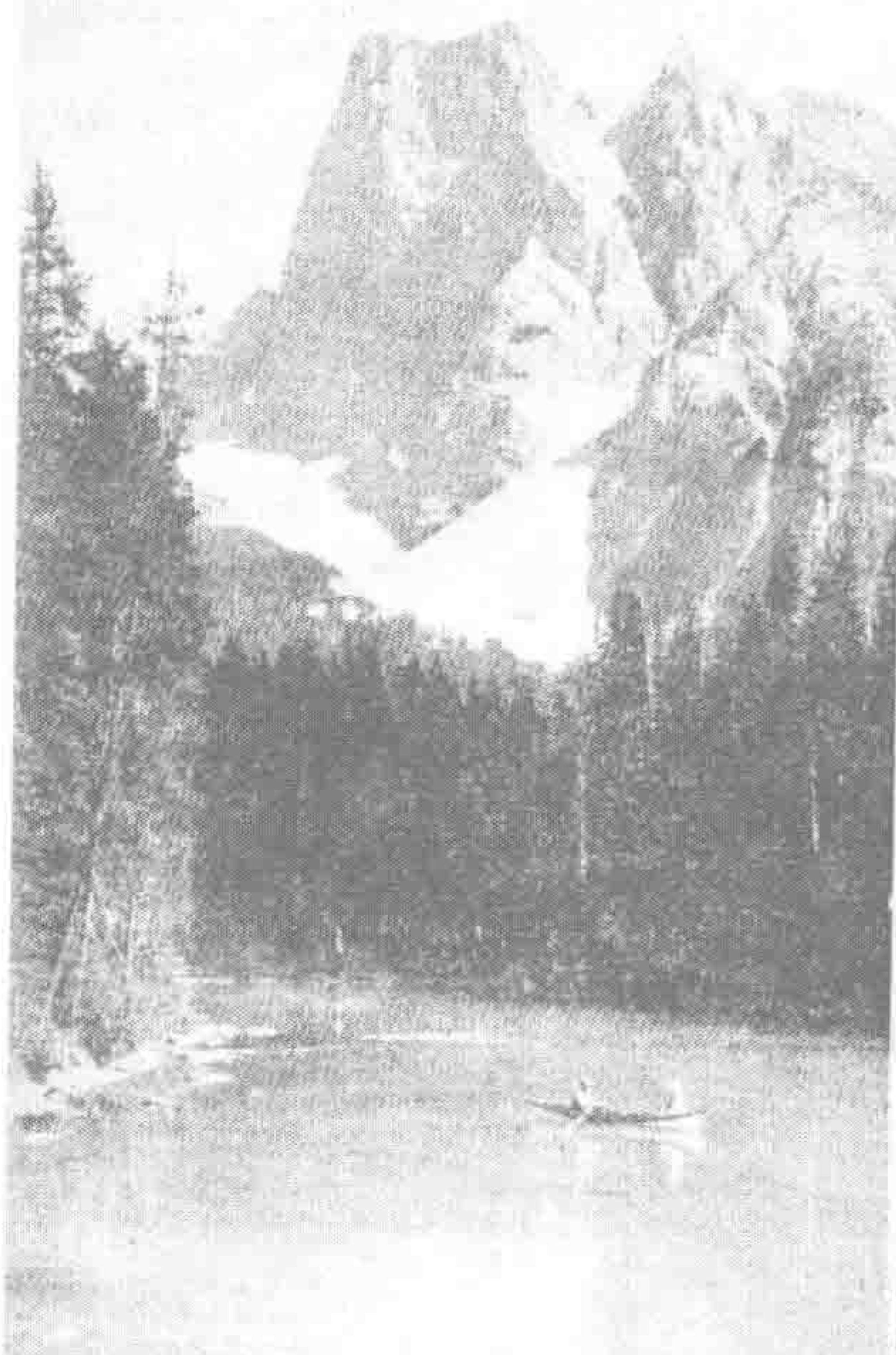
朋富國家公園中之「雙湖」及雪山景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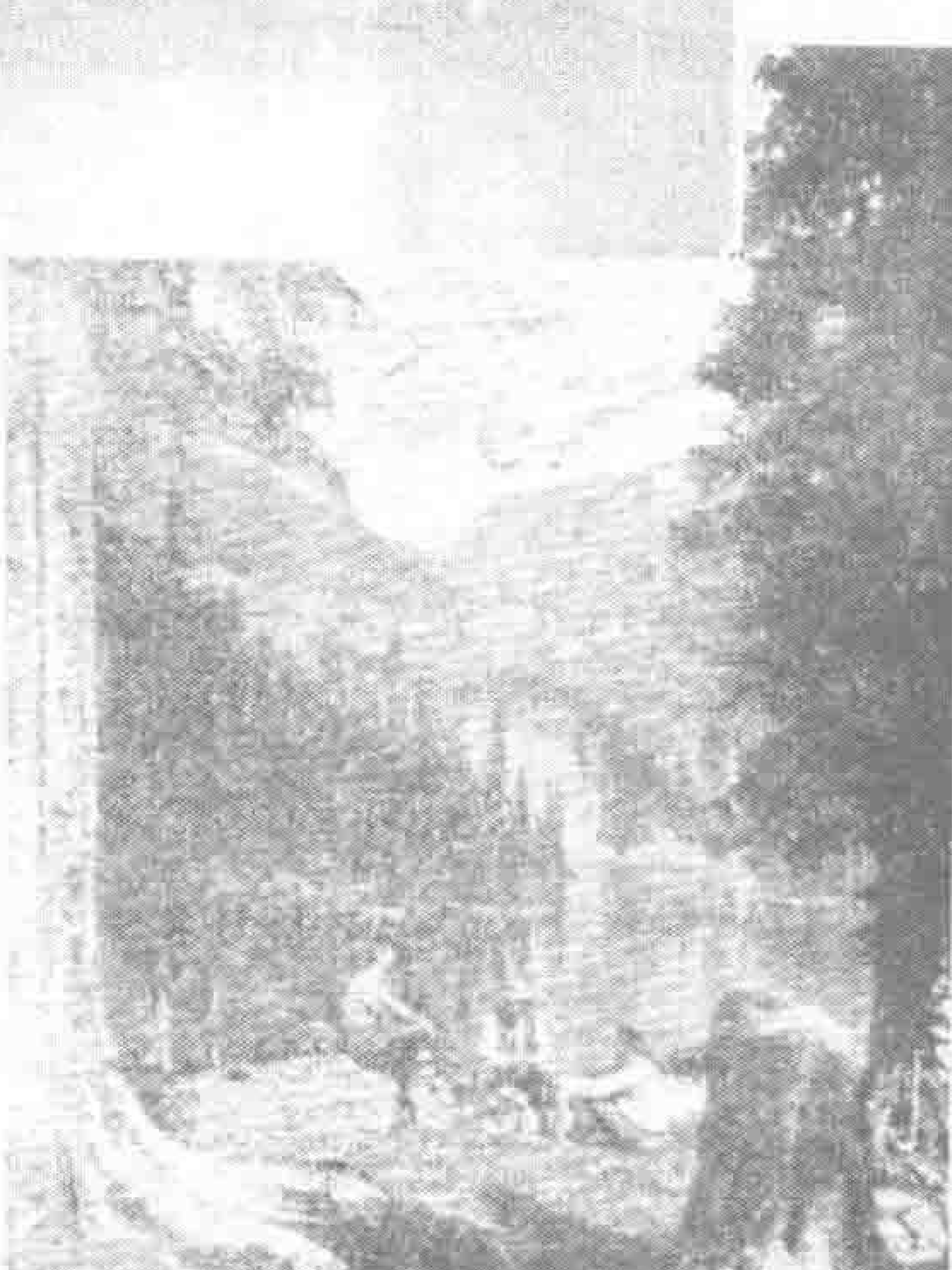
崇山之巔，終年積雪，遊山者均以登臨爲快。⇦



滑鐵東湖之遠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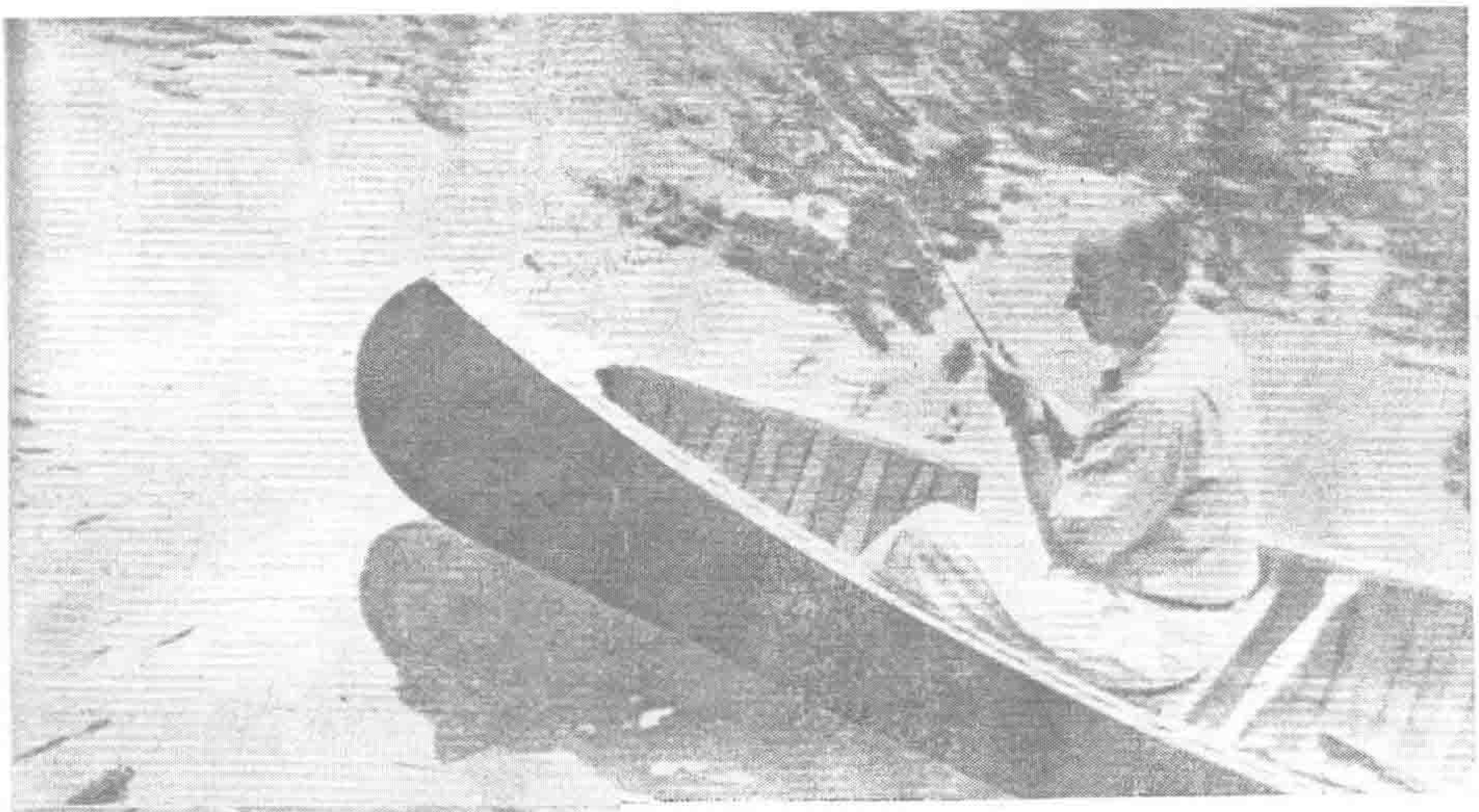


⇧岳花公園中之愛墨拉爾特湖，產鱒魚甚富。



⇨哇哈拉湖高出海面約一英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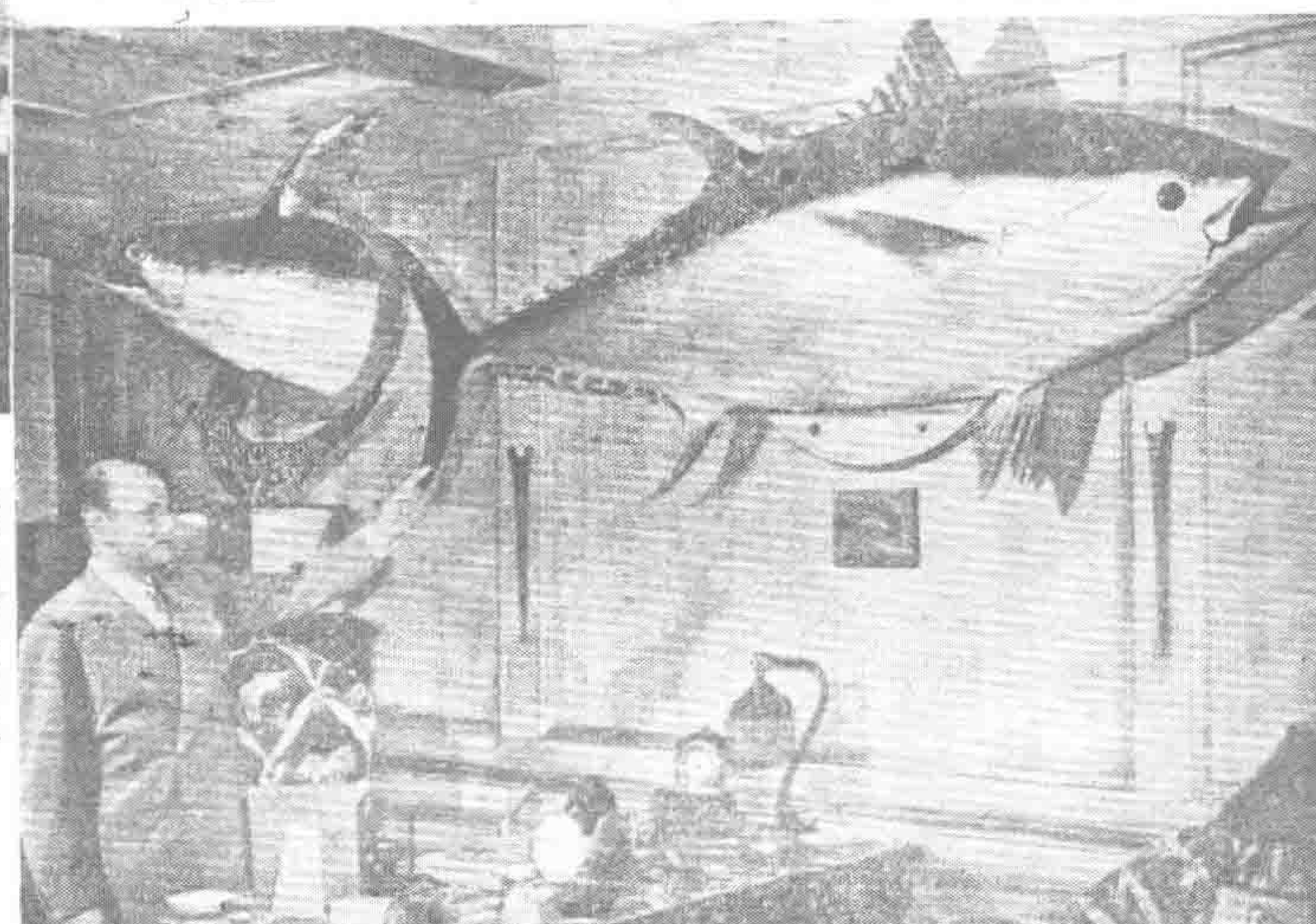
釣魚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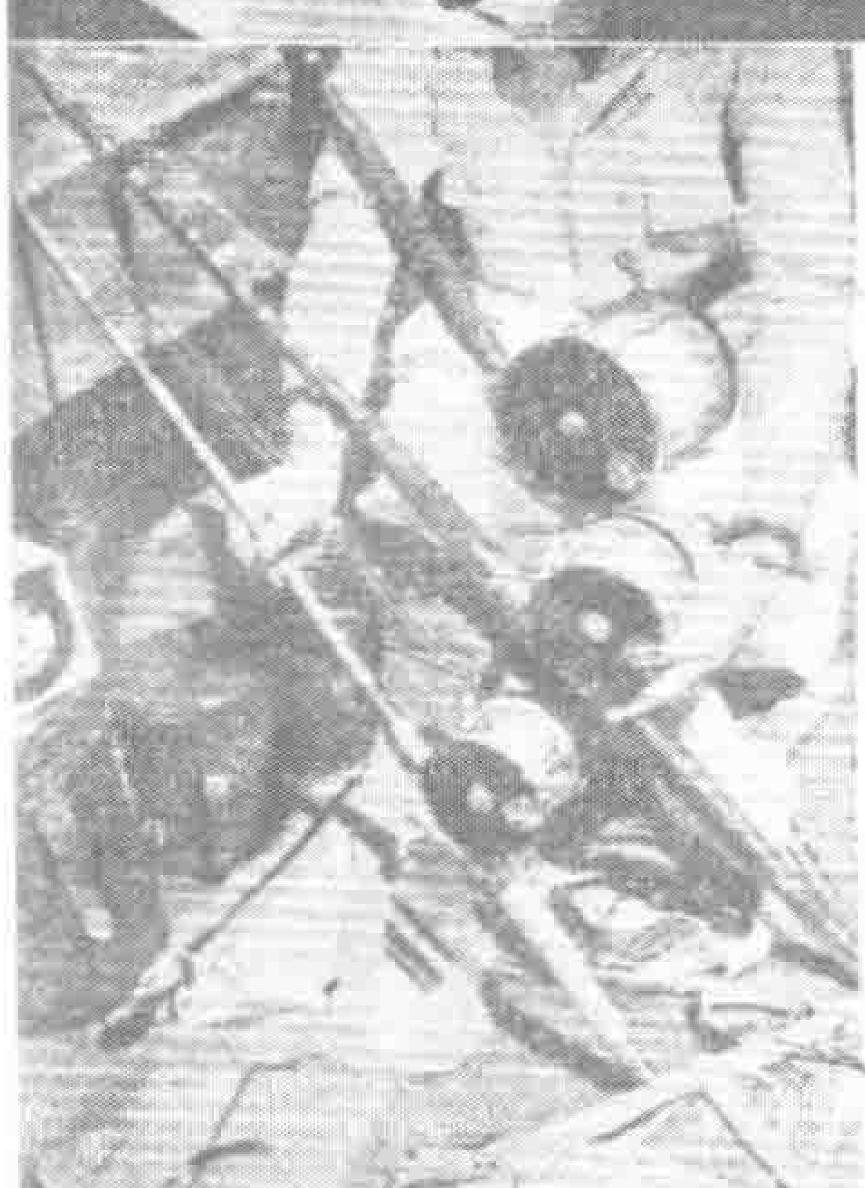
淡水湖中垂釣之優閒姿態。⇨



執絞轆式釣竿之姿勢。⇨



釣魚專家布羅門塔爾氏之私室，壁上所懸之巨鮪，重六百五十四磅。⇩



海水中釣魚用之絞轆式釣竿，有三種不同式樣。⇨



上鈎之魚躍出水面，掙扎圖脫。⇨



淡水湖中垂釣用之工具，及常用之餌類。⇨



釣魚用之活餌，須蓄於水罐中。⇩

雲南怒山上的栗粟人

力生

本文作者力生先生，在外國研究社會學人類學，回國後，担任國立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兼主任，著作甚爲宏富。事變前一年，即到雲南省西部，氣族複雜而文化材料異常豐富之區，作一年半的旅行，於是看到了羣山中『猛然間閃出了一片平原，綠油油的田地，整齊的莊院。』這種地方的居民，是圍獵野獸，飲酒跳舞，從歌聲笑聲歡呼聲中，產生了愛情，產生了快樂與有意義的生活。——編者

一

雲南是個山國，在這羣山之中却蘊藏着不少小平原，就是地理學家所謂的「山間盆地，」本地人管它叫做「壩子。」全省有一百零九個縣每縣縣治都設置在一個較大的壩子中間，這樣，雲南大約有一百零九個大壩子。山多，旅行是件困難的事，現在交通雖比以前好些，可是大多數縣份的交通仍然是靠騎馬，坐滑杆。當你爬山過嶺跋涉了一天，猛然間閃出了一片平原，綠油油的田地，整齊的莊院，數行楊柳，小河穿流其間，你心中會有種說不出的舒適，趕緊拍馬，一口氣衝下山來。這時，回顧四山，已爲晚霞染成一圈紅紫。等你走到街心已是暮靄沉沉，便就急忙落店。

在店子中間屋，你會看到「天地國親師」的紅紙金字的牌位，在菜油燈盞閃耀之下，這幾個金字份外顯得鮮明。這牌位是象徵着漢文化，這個壩子是漢人的社區了。到這裏，你會有種親切的感覺，這是每個「走夷方」的朋友都感到的。

我在雲南邊地走過一年半，這篇短文中所要敘述的是滇西北區，怒江瀾滄江之間怒山上的栗粟人。他們人口約十二萬餘人，分佈區域很廣，可是未漢化的部分，住在維西，福貢，碧江等幾個縣份。語言屬於藏緬系，跟羅羅很相近。從昆明去三日汽車到下關，改乘馬，五日到麗江，再六日可以到維西。維西在清代是個「廳」現在改爲縣，是個貧苦的三等縣。也是漢文化的最後一站，自此往西北便入了藏文化的範圍了。在維西屬的岩瓦鎮有渡江的溜索。對岸便是怒山栗粟的大本營。溜索又叫做繩橋，是川滇西部和康藏兩省水上的交通工具，看去十分可怕，但是極爲便利，容後再詳。

四五—二四九

二

維西，福貢一帶的壩子，正如滇中其它壩子一樣，是被漢人以及已經漢化了的土人佔據了。眞正的土著居住在四山上。有人說壩子以前根本沒人住，土著們不吃米，不知道人工灌溉，壩子對他們可以說是毫無經濟價值。他們吃包谷高粱蕎麥，他們的技術是「刀耕火種。」在夜晚，你會看到四山上一片片的火光，這並不是野火燎原這是栗粟們故意把山上的叢樹野草燒了，預備在那裏佈種籽。燒成的灰是種半人工的肥料。他們沒有犂，沒有耙，因此也沒有犂地的牛。下種籽以前用他們特有的方頭的樸刀，或是燒堅了的樹叉去翻土。這就是所謂「刀耕火種。」六畜之中，栗粟只有雞豕犬而無馬牛羊。除非藏化了的才養大羣的羊。漢化了的養幾條牛。

三

山上有的是野味，如麞鹿野豬，豺狼虎豹之類。豬雞是婦女們的經營太小，不值一吃。栗粟男子們是好獵手，對打獵有無限的興趣。出獵的時候成羣結隊帶好了乾糧。他們慣用圍獵，不用獵狗，他們自己就有一雙銳眼，辨得出獸類的足跡，於是尋跡而往。找見之後就追，一面追，一面喊，追到一個適當的地方，然後大家分散開，把這場所的出入要道圍堵起來，把圈子漸次縮小向內逼進，大聲吶喊，手上握着武器——弩弓，樸刀，和矛——準備隨時見了就射，就砍，就刺。這時這野物眞是倉皇失措，走投無路了，一個躲避不及便被結果了性命。因爲是追圍，不能預定什麼方向，也不能預知多少遠，往往追上三四天的路程，自然都是在沒有住戶的荒山野嶺之中，所以必得帶着乾糧。到了夜晚便就在山岩之下和衣而睡。爲怕野物遠揚，所以有人輪流守望，而野物被追了一天，到了夜晚也就無力再跑出多遠，多半是藏在一個不易找的所在一動不動，否則便會被守望的人感覺出來，而喪了性命。

把野物打死之後，大家槓了回家。誰首先擊中這獸的分得此獸的頭部，其餘的分得四肢五臟等。但是一個部落的酋長照例是分得一支前腿，雖然他並沒有參加這獵事。

四

栗粟們是嗜酒的，遇有野味下酒，更是飲個通宵。漢人們殺豬宰羊總是先開膛，但栗粟們却是把整個的野物放在火上燒，先把皮毛燒去——除了特別好看的皮毛如虎豹之類。然後把頭割下，再解體。腸胃任其自然不加滌洗。切成一段一塊，或是架在柴火上

去烤，或是分成幾個大鍋去煮，但不用鹽。因爲鹽在土人區域中是珍貴之品。僅在吃肉之時，用舌頭舔鹽塊，一塊鹽好幾個人輪流去舔吃。但是酒，他們自已會做，可以盡量的喝了。

這樣的一個大讌會照例是要有跳舞歌唱來助興。沒有歌舞，酒肉都要減色不少。在早飯以後大約九十點鐘，開始預備煮肉，抬酒，到一個山間廣場上，陽光照耀着每個興奮的臉，姑娘們更是着上新衣飾。主持烹調的是酋長的或村長的大婦，同時她也是司酒。自然另有若干婦女在幫忙。大約在午後一二時開始傳酒，遞酒。漸漸有了歌聲，笑聲，歡呼聲。自然的也是耐不住的便站成一個圈子，男的女的，牽起手來，脚步移動了，於是跳舞起首，是自左向右轉去，手牽手，一個圈。有時用有名的蘆笙來助舞，而拍子則是用脚踩在地上，一起一落，隨着蘆笙的一揚一抑。跳舞時並不捨去了酒，這酒是由圈外人遞到舞者的嘴上，一口一口的喂飲，不飲的便是在唱了。大約到了入暮，肉煮好了，或是烤熟了，便輪流的走出舞圈去吃，三五人坐在一堆，仍是用酒來下肉，吃了又去跳。不知覺的，等到彼此看不見臉時，便升起幾堆火。這舞圈便以火爲中心，而圍着跳，火光融融，照着紅燻燻的臉，一起一落的身軀。

然而這讌會僅止於吃喝唱跳麼？不然的。土著姑娘有圓大的眸子，笑迷迷的面龐，唱着迷人的調子。栗粟小伙子不是塊石頭，那能不有動於中？栗粟小伙子開始感覺應當「反攻」了。於是丟眼色，拋出惹人疼的句子，自已也哈哈的快活得忍不住的大笑了。火光照着一口白牙，一雙尋事的眼。這樣又在跳，唱，調笑，忘記了一切。忽然，這一對從舞圈上失去了。他們悄悄的溜出人羣以外。這時，四山寂然，滿天星斗，於是他們便沉淪在這黑色之中。歌聲，脚拍聲，笑聲，歡呼聲仍然在光圈裏繼續着。年老的人開始打盹，小孩子也在母親懷裏傍着火堆睡着了。但是青年們仍然在狂舞，直等到太陽爬上了山頭，野草上的露珠漸漸的乾去，人們才四散回家。

這場讌會之後，人們總會接到幾個「來請吃喜酒」的通知。那個首先擊中野物的人得了頭，把肉吃完，洗淨了，便把頭骨掛在屋裏，作爲「成績紀錄」。在好獵手的屋裏，我們可以看到數十個獸頭，一排一排陳列着。

五

深山大箐之中最可自豪的是有用不盡的木材。這從栗粟們住屋的建築材料上可以看出。房子是用粗大的樹幹橫着自地往上壘磊而成，四牆均是如此。只挖一二個小孔作爲窗子。房頂是拱起兩端望去作「人」字形，也是用木幹搭成。這種房子俗名「木楞子房」，相當的長大，一所房子可以住三四家，每家以火塘爲標

準，一家一個火塘。但在瀾滄江與怒江下游則是用竹篾跟木幹合築，大約那一帶的木料不如上游之豐富。

在高山上住，雖在夏天，一到夜間仍是很冷。所以栗粟的火塘通年的在燃燒着。他們的活動是在春夏秋三季。到了冬天，大雪封山，除非必不得已是不離家門的。一冬的糧食用品要在冬季以前預備好。在冬夜，當雪滿羣山狂風如吼，正是老人們坐在火塘邊給小孩子們講故事，說神話的時候，就這樣栗粟的智慧一代代的傳下去。他們的故事，歌辭很多，而且極饒趣味，容後再述。

菲律濱瑞隆興鐵業公司



本公司創設垂七十七年資本菲銀四百萬元總行設在小呂宋分行設在宿務納卯等埠自辦歐美貨品批發零售價格公道營業種類如下

五金貨品

鋅板鉄板　鉄條鋼條　銅板銅條　鋅管鉄管　釘類螺絲　鋼索鋅線　洋灰磁磚　油漆色料　廚家用具　浴室用具　農家用具　船用器具　建築材料　机房器具

汽車機件

全權代理世界最大汽車廠美國通用摩托公司

GENERAL MOTORS

CHEVROLET

正牌［芝佛力］汽車貨車機件

A-C Spark Plugs　DELCO Batteries
PACKARD Cables　TRAINOR Springs
NEW DEPARTURE Bearings

機件六千餘種適合各牌各式汽車貨車之用

橡皮車輪

美國啟利公司秘法精製之橡皮車輪

KELLY Springfield TIRES

堅強耐用五十年來銷行全球口碑載道

名廠代理

全權代理以下美國名廠出品

CERTAINTEED Paints
INSULITE Building Boards
KOHLER Plumbing Fixtures
NATIONAL Wall Tiles
OIC Iron & Bronze Valves
ROCHESTER Wire Ropes
SYRACUSE Babbitt Metals
TROY Chains

YUTIVO SONS HARDWARE CO.

YUTIVO BUILDING, 404-424 DASMARIÑAS, MANILA, P.I.
P.O. BOX NO. 47　TEL. 2-43-53

MANILA BRANCH: R. PAPA & MORAITA, SAMPALOC, TEL 28430
CEBU BRANCH: JAKOSALEM & MAGALLANES ST., CEBU CITY
DAVAO BRANCH: STA. ANA, DAVAO CITY

歐游旅程追記（上）

王蓀

離滬

十一月十七日　早上起來後，陸續來了兩三個朋友。一切東西都收拾好了，大家談了一會，就叫茶房開了賬，我邀他們到潔而精吃了一頓最後的中國飯。飯後差不多已十二點，就叫了一輛汽車回公寓拿了行李，一直到大阪碼頭。遠處望見達堵尼安號，覺得不夠大，但走上去一看，却並不小。達堵尼安 D'Artagnan 這名字對我的印象很深，民國十三四年的時候，三劍客在天津開映，轟動一時，那時我正在中學念書。不久在圖書館中又讀過漢譯的俠隱記，所以那位英雄的名字一直沒有忘記。船只有一萬五千多噸，船齡却不小了。過幾年亦許會被淘汰罷。我的艙位是三二〇號，外窗，光線很好，睡的是下舖。把行李安置好了，就同朋友們到頭等艙的走廊上照了兩張相，各處走了一會，然後回艙談話。我的房內只我一個人，對面房是一個單身的東方女子，在看法文。後來上來了幾個廣東女人，把那房間擠滿了。兩點半船上搖鈴，送行的人都下去。碼頭上有些討錢的，或打筋斗，或一個人化裝成兩個人在打架。三時開船，送行的和被送的都揮手表示戀意，法國人卽男人和男人之間，在分手時亦行接吻禮。有一羣外國男女在開船之前，竟演起和聲合唱來。船離碼頭漸漸遠了，送行人的影子亦漸漸小而模糊，船上的人也分散了。我回到自己的艙裏，問茶房知道中國人到馬賽去的只有我一個人。船上中國人雖很多，但十分之九是說廣東話，到香港去的。十一月的天氣却很和暖，用不着穿大衣，這在上海是例外了。清早曾下過雨，現在已放晴。船上茶房是廣東人，但茶房頭是法國人，講不來英語。下午四時吃茶的時候，就由他將船客分起類來，六個人一桌；外國人五桌，中國人四桌。中國人中又依所去的地方分開，三桌到香港去，一桌到新加坡，我就坐這一桌。艙位和食堂同在一層，要上一層樓梯才是甲板，四等客就住在那裏。再上一層又是甲板，左右有鐵欄干；對着船頭亦有一排欄干，站在那裏可以看見四等艙的人們。我把四等艙稱作下甲板或下面，上面的稱作上甲板。上甲板後面通頭二等艙，互不往來。開船後，茶房頭就把三四等客分開，請三等客到上甲板玩，下甲板是供四等客休息的。五時許拉了會懷娥鈴，就有一個外國人走到門口用英文向我

四五—二五三

打招呼，說他在聽我拉六時晚餐。

暈船

十一月十八日　早上七點就被茶房叫醒，說要吃早點，現在就要起來。洗了臉，雖然有點頭暈，仍是到食堂吃早茶食堂中的人，比昨天少得多，相信他們都在暈船。心中高興知道自己不是最弱的。十一時午餐我挺着胸到食堂去，吃了兩樣菜漸漸知道不行了，然而心裏想以後不去倒可以，這次却非吃完不可。第三樣菜是羊肉，卽在平時吃了亦要作嘔的，今天吃了幾口，實在忍不住了，覺得與其在食堂裏當衆出醜，不如堂堂皇皇告退的好。於是仍舊挺着胸囘房，走到窗邊伸出頭，吐了兩口，躺下，這樣一天就完了。下午的茶沒有吃，晚餐亦沒有吃，決定將來囘國不再坐船。一禮拜前報載西伯利亞鐵路打七五折，又便宜又快，我坐船實在弄不慣，晚餐時茶房特意送來一個蘋果和一個餅，並說不要睡在牀上，應當出去走走，飯亦要吃些才好，因爲三十幾天長此躺着是不行的。這些道理我何嘗不明白，只因上午一吐，把我的勇氣和自信心都打掉了。

船上的飲食和人物

十一月十九日　早點沒有吃，一直到十點，覺得這樣睡下去不妥，至少要起來試一試。念頭一轉，馬上起身，到甲板上走了一下，覺得也沒有什麼，我倒很高興午餐吃得很痛快。船上一天吃四頓：早上八時前後吃早點，咖啡或茶牛奶牛油麵包；十一時午餐，兩三樣菜後有一個水菓然後咖啡或茶，麵包隨便吃；下午四時吃茶和早點差不多；晚六時晚餐最初一個湯然後兩三樣菜，水菓，咖啡或茶，並有葡萄酒。平常的水菓是蘋果或橘子，今天的像一個甜瓜一樣，一摸是軟的，一吃是酸的，我就藉此和同桌的人說起話來，問他們這是什麼東西，果然傍邊那位帶了家眷的人就說：這是檬果，暹羅名產，本應是甜的，今天的沒有熟，所以發酸。於是大家交換名片，他姓H，是新加坡生長的廣東人，現在因爲樹膠貴了，囘去經營。另有兩位是浙江人，亦是到新加坡去的。H君聽得我是去英國，問我爲什麼不坐英國船。英國船很舒服，可是只有頭二等，價錢稍貴，這正是我不坐英國船的理由。談了許久，頭有點暈，就囘房躺下。據說昨夜過福州海面的時候風浪很大，今晚過汕頭時，亦將大搖。下午的茶沒有吃，後悔沒有坐意大利船，那樣可以少吃七八天苦，還可以看到孟買和威尼斯，價錢並貴不了許多。

天色漸漸暗下去，六點鐘打鈴吃晚飯時，我鼓起勇氣起來，初初有點難過，但一吃東西便不覺得了。問了會關於新加坡的教育和報紙的情形。餐後到甲板上散步，月亮將圓，海風亦和暖多了，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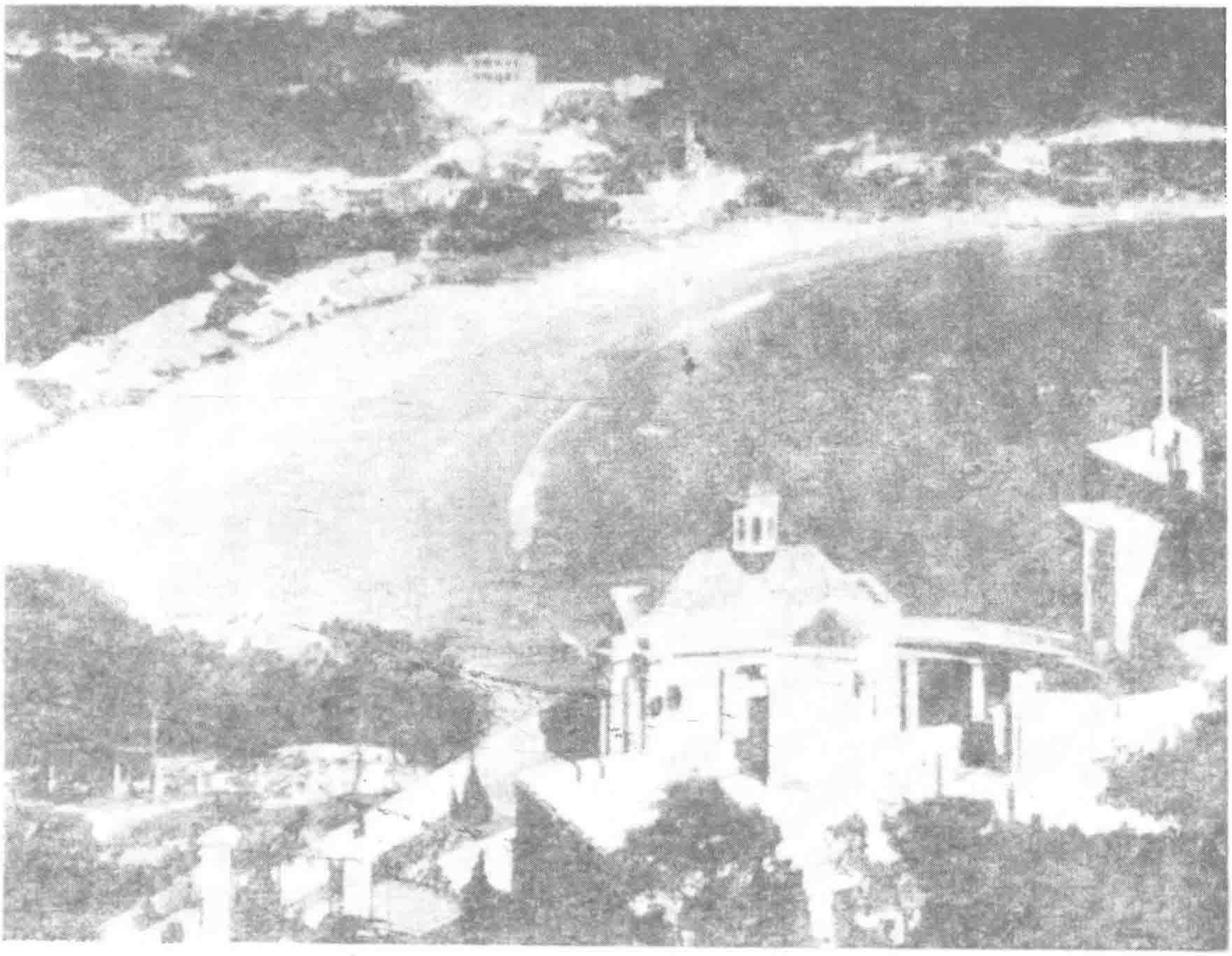
概已入廣東境界。到甲板散步的只有外國人和少數穿洋服的中國人。下甲板的外國人在彈着曼獨鈴唱歌。四等艙裏有十幾個法國水兵，另外有四五個俄國人，和兩個二十來歲的女子，一個較年青的很漂亮。三等艙裏有一個英國老太太，十幾個北歐人，多是年青的。中國人中有一個法文講得很好，許多法國人和他打招呼，他是到香港去的。約九時，遠處有一燈塔在打暗號，船上亦回答。據說就是汕頭，但船並不大搖，月亮在雲裏飛奔，給與人一們種微妙的感覺。

香港

十一月二十日　清早醒來，天還沒有十分亮，已看見窗外的山，這就是香港了。外面盡是廣東話的聲音，中國人多半是在香港下去。吃了早點，就同H君全家及兩個浙江人下船。船是停靠九龍，花一毫錢過渡到香港。先在錢店買了幾塊香港錢。上海錢到香港只能作八折使用。我還剩下五十幾塊中國錢，除留下幾十塊預備到馬賽時給茶房外，都換成了法郎。我從前以為香港是個圓圓的孤島，現在才知道不過只佔全島一排山中的一峯。在上海動身時忘記買報，一到香港見報就買，如華字報，工商日報，超然報，南華日報，循環日報，平民報等，英文報亦買了兩份，為"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和"Hongkong Daily Press"並且還買了幾份廣州報。香港是自由港，洋貨比上海便宜，買了點領帶襪子之屬。到了香港自然想到山頂去玩，上山的方法，除走路外，第一是坐轎子，太慢；第二是坐登山電車，這種登山電車，中國內地沒有，但我在日本別府嘗過這種滋味，同瑞士人的工程大概差不多；所以當他們提議坐汽車時，我馬上贊成。汽車繞着山走，不過無論開得怎樣慢，仍是走馬看花，只聽他們說這是跑馬廳，那是貯水池。其實山上都是住宅，只能領略他的風景，每一轉灣就現出另一個景緻。和遊日本九洲的耶馬溪時一樣。到了山頂，只在車站傍，當着下面的街市和海面，照了張相就下來。下山到一家館子裏吃臘味飯，很便宜。飯後跑了一會街，香港街道的建築，和廈門一樣，據說廈門是仿照香港的。許多女人穿一種別緻的短裝，上衣到膝蓋上，不穿裙。先施永安兩大公司雖大，但一切都不甚講究，顯然不及上海。店員穿的亦是中國的短衫褲，門口有專門招呼客人的。

正午買了一提香蕉上船。早上陰涼，回船時有太陽，出了一身汗，據店員們說，昨天他們還開風扇呢。後來上來的一批中國人，都穿漆布單衣褲，早上茶房說下午三點鐘開船，上船後我還想獨自出去訪朋友，誰知一到甲板上，吊梯已被扯了起來，汽笛三聲，船已離九龍了。船上換了一批新人，那位英國老太太穿了一件白色的

四五—二五五



香港淺水灣

皮上衣，旁邊一個女工樣的人望着她，她很高興地說了聲"you like it?"船出了港灣，稍微涼快了些，但吃茶時，食堂已開風扇。看了會廣州報。晚上風浪較大，天上有雲，時而落下一陣雨，時而露出將圓的月亮，那些北歐人在彈一種樂器，形狀小於斑角(banjo)而音色則介乎斑角和曼獨鈴之間。一邊唱着勇壯的北歐民歌，使人聯想起他們的祖先乘風破浪在北海活動的情形。

月夜海上俄女的歌聲

十一月廿一日　八點鐘起來，早餐後就到甲板上去，人們都已換着夏衣，領帶既不結，上衣亦不穿，幾對西洋男女躺在番布椅上看書或打絨線，年青人或談天或跑來跑去。海是深藍色的，越顯出浪花的雪白來。四面看不見陸地，太陽和六月一樣，雖然明朗，已不大為人所歡迎，這是南海了。我帶了幾份香港報到甲板上去看，只能躲在柱子後頭。上甲板在白天

是幽靜的死的，可是下甲板却是熱鬧的活的，那些水兵下棋的下棋，打牌的打牌。今天一早他們就跳高跳繩，他們對於這次航海是一種很好的點綴。只可惜在香港沒有買一番布椅。十時許把報帶下來，在樓梯邊忽聽到琴聲，因爲是很快的 staccato，起初我以爲是曼獨鈴，後來才曉得是提琴。不久又聽到寂樂（cello）的聲音，想了一會，斷定他們是船上的音樂師。前兩晚常聽到有很熟練的管樂聲，無疑亦是他們練習了。飯後簡直和三伏天一樣熱，人們都躲在陰處。

平日不知道熱帶眞是這樣冬夏不分，精神是懶洋洋地，使人覺得南洋並不怎樣可愛。好在靠在欄干邊海風吹來全身爽快，海風是涼的。食堂裏那圖書桌上有幾本 "Better Homes & Gardens" 和兩本 "The American" 下午我看了一會。那位英國老太太常在那裏看書，或同北歐人下棋，因爲他們會說英文。男人們平時只穿一件襯衫，但吃飯時要穿上衣，很不方便。晚上九點鐘的時候，下甲板那些俄國人正圍着那兩個睡在番布牀上的女子在合唱，不知是俄國民謠還是那一篇歌劇裏摘出來的，非常美麗，她們——尤其那更年青的一個的聲音非常動人。天上雲彩很少，正圓的月亮懸在空中，月光所射到的地方都現着一種銀白色。上面因爲有布篷，倒看不見月亮，那些北歐青年和我一樣，靠在欄干邊聽俄女的歌聲。不久又有人把昨晚那樂器拿來，一人彈着，其餘或唱歌，或互抱着舞起來。

第二個夏天

十一月廿二日　醒來頭昏昏地，一半是暈船，一半是熱。沒有趕上早點，亦不想吃。換了白褲子，吃飯時不但開風扇，而且每桌有一盤冰。甲板上是靜悄悄地，連那些水兵都不大活動。海水忽然由深藍變成深綠，藍綠的交界處是很分明的，甚至有些地方在綠色的海水中留下一塊藍色的，並不同化。飯前那茶房頭將護照要去了，因爲明天就要到西貢。午飯時因談起南洋的椰子，H君就給了我半個椰子餅，但盡是糖，什麼味道亦吃不出。他說椰子普通是吃熟的，電影裏所看到的那種生吃的方法只有土人才用。黃昏時候，甲板上五六個法國兵唱着歌，走來走去，聲音很粗劣，可是有時候那位正靠在欄干邊的俄國女子用高音附和幾聲，就像粗砂裏光耀着一粒金鋼石似地。她的聲音很美，而且一定受過訓練。H君說那位英國老太太是到馬賽去的，恰好她亦上來了，我就問她，她說是到西貢去。

晚上約十一點鐘的時候，窗外看見一排燈火，出去一看，前面是幾座山，山頂有一燈塔。這時候人們多已睡了，只有那些北歐人

還在那裏月亮特別光明，風很大但船並不搖，因為船已進了灣，速度亦減了這大概是西貢河口。有一小艇送上一個法國人來。

西貢參觀福建學校

十一月廿三日　天還沒有亮，船已靠西貢河旁的碼頭，我在半睡狀態中感覺到，因為貪睡，沒有十分注意。天亮後人聲嘈雜，就起來。H君們已在候我，其實吃完早茶才七點多鐘。食堂中來了一個印度換錢的H君同他講馬來話。我買了點越幣，港幣一元合這裏五角。碼頭上幾間小洋房給了我一個好印象。聽說提岸（Cholon）最熱鬧，中國人最多，就叫洋車，但拉到的地方並不是提岸。街上到處是廣東人。有人說新街市好玩，就走到新街市，只是一個大廣場，電車的交點，馬路特別寬，對面有一處非常大的小菜場。附近中國館子很多，賣的多是臘味炒粉炒麵等。其次同到植物園，本地人叫sotu不要門票，裏面很大，我們走了一點多鐘，還不知只走了幾分之一，裏頭亦有不少動物，我在東京動物園見過，所以不大感興趣。我所注意的是那些熱帶植物，是我平日所想像中的藍色天空中高聳着的椰子樹。那些像棕樹樣的植物，我以為都是椰子樹，但H君說椰子樹不過其中一種，另外還有檳榔樹等，就是芭蕉亦有好多種類。從植物上說來，現在眞是到了外國，一切都是新的。

出來後，他們堅持要吃東西，順便問到了去提岸的路，就在館子門口坐電車，車費八分，約走了十一二站便到了。其實並沒有什麽可看，不過盡是中國舖子，賣的是家具日用品食品等。沒有到西貢時，我以為一定是一個土頭土腦的地方，誰知是一個很摩登的城市，有許多街道使人想起上海的莫利愛路和馬斯南路。路旁種的合歡樹，樹身很高，葉小而密。一切建築都很美觀，牆壁多是粉紅色，和綠色的棕櫚樹相映，非常艷麗。這些多是法國人的住宅。像上海南京路甚至霞飛路那種商業區簡直看不到。越南本來有它自己的文字，現在法國人使其法國式的羅馬字化，這對於教育的普及，或有所幫助。當地經商的大多是中國人，本地人小販頗多，在街頭販賣香蕉椰子檳榔等。越南人不論男女，嘴唇都通紅，牙齒漆黑，據說是愛吃檳榔的關係。另外有些印度店，店員都穿了時髦的西裝，他們自稱能說英法意等國語。西貢的洋車和香港的差不多，身小色紅，可是兩根槓子特別長。此外還有一種輕便的驢車。

在新街市附近有三家中國小學，其中一家是女學校，都是廣東人辦的。幾家中國書擺舖的是些彈詞類的小本舊小說，如黛玉葬花，牡丹亭，白蛇傳等，但亦有良友和論語。在去提岸的路上看到一家安南民報館，一個三民高級小學校。提岸有一家福建學校，房子很高大，由我提議到裏面參觀，一位職員來招待，說得一口很好

的普通話。據說堤岸有兩個規模較大的中國學校，一個就是福建學校，另一個是潮州學校。高級部都學國語。西貢有三種中國報，一是工人日報純粹私辦，一是安南民報，另一是華僑日報。

回到船上買了幾張畫片。下午太熱沒有出艙。甲板上在起貨，雜亂得很。起的是水果和棉花，裝的是米。西貢米果然名不虛傳，有特別長的，有特別大的。傍晚有幾個北歐人喝得爛醉回來，在甲板上胡鬧，一個法國人勸他們，反被打倒。晚餐時茶房頭把他們桌上的葡萄酒拿走，一個人嚷着要酒喝，而且罵法國人，結果有人報告船長，把她們抓到警察局去，所以他們都沒有吃晚飯；有兩三個青年並沒有醉，亦被牽連，可算倒霉。有洗衣服的來，給了他襯衫去洗，一毛錢一件，明天就有。晚上再同他們出去逛街，最熱鬧的地方亦看不到三四十家，連接有電燈光的，有些地方有中國人的夜市，賣日用品水果和冰水等。走到一條街全是印度人的舖子，每人戴一小氈帽，有幾種顏色，其中白色的，據說要到 Mecca 朝拜過的才能戴。印度人很會做生意，一見門外有人，就打招呼，很客氣。昨夜沒有睡夠，現在夜市的燈光又强，眼睛有點睜不開，身體亦疲倦，全身是汗，所以就回來。

北歐青年被趕走

十一月廿四日　昨夜全夜外面都在工作，時常被吵醒。早上起來，看見那些北歐人都把東西搬出去，且有船上的職員在監督，岸上有法國警察。其實那些北歐人並非全部醉了，有一個少年是很沉着的，他的臉都紅了，想是難爲情。他們走了以後，船上除俄國人外，全是法國人了，他們對於講英國話的人，不大高興。

早上沒有吃早點，午餐吃得特別痛快。昨晚本預定今天再到植物園去玩，但今天坐在艙內汗流不息，大家都沒有開口提議的勇氣。我只好一個人在船上亂跑。圖書桌上兩本 "The American" 都給人拿走了。甲板上仍在裝貨，米已裝完，現在裝的是棉花，運到吉布地去。下午將西貢錢換成了新加坡錢，並買了幾個佛郎的銅幣。

房裏忽來了兩個穿白制服的法國兵，我大爲失望，他們問茶房我是到那裏去的。晚上又來了一個，亦是兵。對面房間來了一位越南青年。吃茶後陽光的熱度稍微減了一點，於是大家同到外面去，沿着西貢河邊的那條馬路走，一路盡是大建築物，最初就看到一家大影戲院叫 Majestic Palace，演的是法國片子，預告中除 Mata Hari 外，亦都是法國片。外面很堂皇，門口還可以吃咖啡，似乎比上海的南京大戲院還大，但票價很貴，最便宜的亦要越幣五毛三分。隔壁是一家大咖啡店，再走一段有大旅館，警察署，海

軍營等。西貢河中軍艦不少，一直走到馬路的盡頭才回來。晚餐後又出去，無意中發見兩家日本咖啡店，一叫橫浜咖啡店，一叫太田咖啡店。中國人到底佔多數，但賣的多是廣東食品，越南人似乎並不吃這些。

西貢的馬路是最新式的，連上海也比不上。這裏一條馬路分成三四條，中間植以高樹或青草，草地上有石凳，許多人在那裏乘涼。從路旁的啡咖店中傳出收音機的音樂來，咖啡店極多，建築得很涼爽，多是做法國人的生意。H君要吃，乃同到一家廣東館子裏吃了一頓麵和炒粉，回來洗了個澡，貨已裝完，預定明天早上三點鐘開船。

西貢上來一批法國男女

十一月廿五日　昨夜那幾個兵回來得很晚，却還不規規矩矩地睡覺，一直談了幾點鐘話，舉動亦粗魯。後來好容易睡下來，我上頭那傢伙嘴裏常作怪聲。今早起來吃了早點，就到甲板上，船是早已離了西貢河口。今天括東風，但船不搖，因爲在海上，太陽亦沒有昨天那樣可怕。約九時遠遠望見一條船影，法國人都嚷 Aramis 不到二十分鐘便對駛過去了，各鳴汽笛三聲。Aramis是法國郵船公司最大的一條，票價亦較貴一點，全身白色，現在船上又變了樣：北歐人走了，換來一批下級軍官，在我覺得是得不償失。食堂裏有他們帶來的留聲機片子，倒不壞。午餐的菜很豐美，食堂坐滿了。餐後再到甲板上，H君正在和兩個廣東工人談話，他們被香港的旅客所騙，四等艙到新加坡竟花了九十幾塊，因爲是鄉下人，顯着一付老實的相貌。

吃茶時右邊的窗口可以看見一排山，這是崑崙山，據說越南的罪人，都送到這裏去。茶後K君來借地圖，乃同到甲板上。下面那些兵又在玩那套打手掌的遊戲，就是先由一個人背向着其他的人，灣着腰，手掌伸在背後，任人打，打後回身猜是誰打的，猜中就由那人來受打，否則繼續下去。晚餐亦很滿意，而且有冰淇淋。

從西貢上來幾個漂亮的法國女子，其中一個尤其動人，她的男人常從背後吻她的臂，他故意嬌嗔一聲。四等艙裏添了非洲人和印度人。十點鐘以後，食堂不准開留聲機，就到甲板上，那位俄國女子又在唱歌，她丈夫坐在她身傍，對着海月亮從東方的空中照耀着，微縐的海水上現出一條銀河。

救生演習

十一月廿六日　今天海面是平的，可是溫度又增高了。午餐時，茶房頭通知各桌下午要演習救生帶，各人聽到汽笛聲便攜救

生帶到甲板上去。船的速度減小了，如果照平常的速度走，今晚就可以到新加坡，大概因爲新加坡入口有時間上的限制，所以特意慢走。吃茶後果然汽笛響了，不過叫大家穿一穿救生帶。海水已回復了深藍色，東西兩方遠遠看得見許多島嶼。晚飯後，法國人把留聲機帶到甲板上，抱着女人跳起舞來。女子中有一個像影星考倫摩亞 Colleen Moore，另一個像瑙門希拉 Norma Shearer。他們舞的時候，下面的兵都站在平台上看，但那俄國女子却不見了，我寧願聽她的歌聲。不久果然她又在唱了，那些兵亦都附和着唱 Volga Boatman，這和上面的爵士樂是一個對照，忽然上面有人用手電筒向她照射，她趕快用雙手蒙着臉，兵士們大嘩。

新加坡

十一月廿七日　五點鐘起來一次，天還沒有亮，但右邊窗外已看見一排燈火，船亦停了。七點鐘外面很熱鬧。H君們已預備走了，一同坐汽車到他們所住的南天旅社，然後再乘原車到各處兜圈子。先到警察局找H君的哥哥，不在，就到郵局寄信。其次到博物館，但還沒有開門，只好先遊植物園，這裏的植物園，和西貢完全不同：那裏是人工的，很整齊，這裏是天然的，很荒野。棕櫚類要比西貢多，有一個地方裏頭是荒林，暗黑黑地沒有路，恐怕沒有人進去過。



新加坡植物園

四五—二六一

園中最有趣的是猴子，和日本奈良的鹿一樣，隨便在路上跑來跑去，並不怕人。出了公園，就向山上開路上經過胡文虎的住宅，拉夫爾學校，匯豐銀行，商務印書館 Kelly and Walsh 及 Capitol Theatre等。最後在海邊有中華游泳地，只許中國人進去，外人免入。山上盡是樹膠樹，每顆身上割去一塊皮，下面置一杯子，讓白的膠汁流下來。樹身並不高大。

遊山回來時，海邊是一帶草灘，聳立着許部檳榔和椰樹，風景絕佳，據說是外國人的公園，不能進去。遊山後再到博物館，九點鐘已開門，樓上分動物和礦石，動物中多是熱帶動物的標本，以鳥類蝴蝶昆蟲爲多，有一條兩丈多長的大蟒，身子有人頭大。看完H君帶到一家潮州館子裏大吃了一頓，這頓大概眞是最後一頓中國飯了。我久已聞名熱帶的雨，問H君爲什麼半天沒有遇到，果然說後不久便下了一陣驟雨，但馬上又停止了，而且有些地方根本就沒有下。H君要去見他的祖母，不能再陪我了，他告訴我，他故鄉的習慣，見祖母時，不能自己撞進去，須先着人去通報，好使她躲起來。

我坐原車到街上買了點東西，如番布椅和報紙等，心裏還念着海邊的佳景，問車夫可不可以去，他說可以，去就到那裏照了一張像。回到船上換了點哥崙波錢。碼頭上有許多印度人，擺攤子賣貝殼奇形怪狀，非常好玩，有一個老頭子實在憔悴得可憐，免不得買了一兩隻。新加坡的人力車非常大，拉車的是廣東人。站岡的警察是印度人，背了一塊籐製的橫牌，以代替紅綠燈。這裏印度人比西貢多，日本人亦不少。中國人自不消說，西貢的華僑似乎都很窮苦，這裏比較好得多，甚至還能看到幾個時髦的女子。吃茶後到甲板上去，海上來了許多小划子，向上面的人要錢，好奇的人，把角子丟下水去，他們一個筋斗栽下去，毫不費事地將角子撈起來。

船上掛牌是三點鐘開，因爲貨多，到五點多才開。艙內的幾個法國兵越來越對我客氣了，有時向我攀談。新上來一個中國摩登女子，兩個印度的知識份子，後者馬上同我弄熟了，他們講英文。他們一大一小，都覺得自己太老了，其實不過三十歲左右。大的是陰陽教徒，小的是回教徒。在談話時，他們的意見各不相容，可是他們私人感情很好。每經一個地方，舊的人去了，新的來了，而我的路程還沒有走到三分之一，使我想起丁尼生的名句：

"Men may come and men may go,
But I go forever.

兩位印度朋友

十一月廿八日　陰雨，甲板上是濕的，那幾個法國小孩子亦不在甲板上鬧了。四等艙的中國人都上去了，換來一批印度人。對

四五—二六二

門那位越南青年，對我非常客氣，可惜他不懂英文。午餐後兩位印度人找我玩撲克牌，我告訴他們一個簡單的玩法。吃茶時我們同那俄國小孩子談起來，他不大會說英文，只識得幾個單字，加以手勢，知道他們是俄族猶太人，從哈爾濱來，到帕列斯坦去。據說那位上了年紀的女人，除了俄國話猶太話之外，還能講英法德語。茶後，兩位印度朋友又在甲板上爭論起來了。小的自認是純粹的印度人，說大的是錫蘭人。後來並告訴我他們亦是新認識的，不久那個茶房忽來向我攀談，他說那中國女子是到比利時去的，廣東話英法文都會一點。又說法國兵中穿黃制服的每月拿兩千佛郎，白制服的三千。難怪我的同艙平日不和其他穿黃制服的人亂談了。晚上印度人又邀我到他們艙裏玩了一會。

十一月廿九日　早上到甲板上同那位印度人談了半天。忽見海中有魚向上跳，煞是有趣。左邊經過一個大島。海面很為平靜。午餐後同那位錫蘭人談，他是一個崇拜英國的人。他們很留意中國的事情。茶後前面和左右都沒有島嶼了，船亦漸漸搖起來了。出了一次鼻血，眼睛有點浮腫。晚上得知那位越南人是到巴黎去的，這對我很方便。

十一月卅日　九點才起來，眼睛比昨天好一點。船的搖動亦緩和了些，只是溫度增高，太陽底下不能站。在甲板上同那印度人談了會英國文學，他知道的東西不少，可是對於大陸和美國則模糊得很，這自然是教育的關係。他們都喊窮。船上三等艙曾有過四五個印度人，多是回教徒，吃東西很奇怪，有些日子完全不能吃葷，有一人簡直沒有進過食堂。飯後下了一陣驟雨，遠處烏雲之下，瀑布似的雨綫倒下來非常好看。今天把番布椅帶上去坐，確很舒服。印度朋友找我玩紙牌，總是我贏，昨天他們教我玩 droughts，亦是我贏，他們氣得不得了。晚上又有跳舞。

海中的飛魚

十二月一日　在甲板上看見有一羣一羣的飛魚在水面上掠過，和小鳥一樣，但所飛不遠。那位印度人談起新加坡中國青年子弟的教育，說有不少人，只知道模仿外國人，大部份的時間和金錢，花費在跳舞和紙烟上，其實上海等地，何嘗沒有這種人呢。午後那位錫蘭人拉我到他的艙內翻箱倒籠，把所有的東西都拿給我看，每件問我值多少錢。他連中國政府最近規定送禮不得超過二元的事都知道，實在使人驚異。中國有幾個人注意印度呢？大家只知道有一個甘地和泰戈爾而已。茶後他們睡飽了，談得很起勁，興緻甚高。

× × × × × ×

舊曆新年的龍頭村

王君桃

初到一個新地方，不論看見什麼，都是新奇的，又其是富於地方色彩的風俗習慣，更能引起異鄉人的注意。大城市內還不怎麼樣，鄉間更為顯著。早就拿定了主意，遇着機會必到鄉間玩玩領略領略異鄉的風光。這機會預先擇定在舊曆新年。

昆明最著名的風景區，那是西門外的大觀樓，西山的三大處——太華寺，華亭寺，三清閣，與城北的黑龍潭和金殿。西山太遠，大觀樓太近，於是決定



黑龍潭

了屆期要黑龍潭和金殿。預先打聽明白了道路和里程。熟識這一帶情形的朋友們並向我們建議：先到黑龍潭，中午到龍頭村吃午飯，下午去金殿，這個圈子不過三十里的樣子，一天的工夫正好。

吃過了元旦佳節的早點，出北門，越過了滇緬鐵路，走上了赴黑龍潭的遊覽公路。小麻村背後的招忠樓，建築雄偉；白龍潭附近的修道院，景緻幽雅。一路上

四五—二六五

坐汽車的，坐洋車的，騎馬的，騎單車的，以及步行的，來來往往，絡繹不絕。八時出發九時半到達古木參天落花滿溪的黑龍潭，早已張大了笑嘴，向着遊春的士女們招手歡迎了。

一　黑龍潭

大家同是來耍黑龍潭的，但是各種人的心境全不一樣。橋頭上舉着「祿來福來」的西裝少年，是在照像的樹蔭下支着圖版的長頭髮先生是在寫生的。咖啡小食堂內的茶座上，堆滿了西裝革履的青年和花枝招展的少女；臃腫的老太太有三四個男男女女來扶侍。臨池觀魚品茗談心，這個境界却是不壞。賣茶的女老板，年紀最多不到三十歲，依次揭開蓋盌倒茶的時候，先向顧主瞟上一眼，然後啓唇微笑露出兩個金鑲的犬齒，模樣非常的風流。戲樓一旁和樹蔭下面的小灘旁，擠滿了拉洋車的，趕馬的，以及燒香的老太太，看熱鬧的小孩子等等。幾條板櫈被少數人佔據了，有的站着，有的蹲着，還有的坐在地下，吃糕餅的，喝元宵的，吃麵的，喝茶的，買糖的，買烟的，你要這個，他要那個，吵雜的聲音把賣主的頭都弄昏了，並且忙的不亦樂乎。把這兩處的情形對比一下，很清楚的大相懸殊，眞是社會階層的一個寫照。

黑龍宮內塞滿了本地的老太太和小姑娘，老太太們的手中都拿了一把冒着火烟的信香，遇神便燒香，燒香就磕頭，跟在屁股後面的小姑娘們，也隨着她們的奶奶大母等到處磕頭。

薛公祠在東山坡上，一個小小的院落內有幾位老先生手持拐杖，在念陸某人寫的薛爾望傳記，那傳記是刻在後山牆上的。

上觀在北山坡上，爬了好多台階才到了大門口，站在門前的平台上向下一望，風景眞是幽雅，與方到時，站在戲樓一旁向上望時感覺絕對兩樣，一是開擴胸襟，一是恬愉性情。上觀內燒香的人，比黑龍宮內還要多，牽住了我們的視線的，是大殿前面東西兩株的大茶花，好像牡丹花開在柿樹上，乍一看見，眞是給異鄉人嚇了一跳，並且羨慕之至，兩目注視不忍卽去。這種偉大的花樹與花朵，在北方殊未見過。唐梅宋柏，我覺得不算稀奇大樹嗎，北平的太廟內有的是。一人多高的大銅香爐鑄造的相當不壞。

十一點鐘以後遊人更多，除去摩登小姐之外，還有大羣的俊俏而縹緻的大姑娘與小媳婦。她們都是戴着魚肚白色的繡花圍腰。瘦小的紫色或月白色的上衣，與大寬褲脚的白色褲子，色調頗爲調和而長短却也合體。袖口與褲脚上用紅綠線繡成各種鳥獸花草，花朵與眼睛是用電光片來代替，所以走起路來一閃一閃。兩隻肥壯的脚足長二公寸半，臨時用白或藍色的布條裹起來，穿上一雙繡花鞋，鞋端伸出一尖，便算小脚，其實平常的時間，還不是終



打鞦韆

長了許多大樹，就在大樹伸出的大樹枝上縛上皮條當作秋千。在下面把兩根皮繩接在一起，並不懸板，要是站在上面我想一定夾脚。打秋千的以女子爲多，她們覺得打秋千和打預防針一樣，可以保險一年不害病的，不論健壯的農女，與窈窕的摩登小姐，同樣的都擁擠在大樹之下等候着。有一個人獨蹬的；有兩個人對着臉合蹬的；有一個人坐着一個人站着，站的人把坐的人帶起來的；又有兩個小孩子你坐這邊面向南，他坐那邊面向北，兩手緊緊的握着繩子，借着大人推送的力量蕩來蕩去。每屆一個人打完，大家前去爭搶，尤其是小孩子們拉住繩子大哭，結果非讓給他不成。但是她們也有規約，也有限度，輪流着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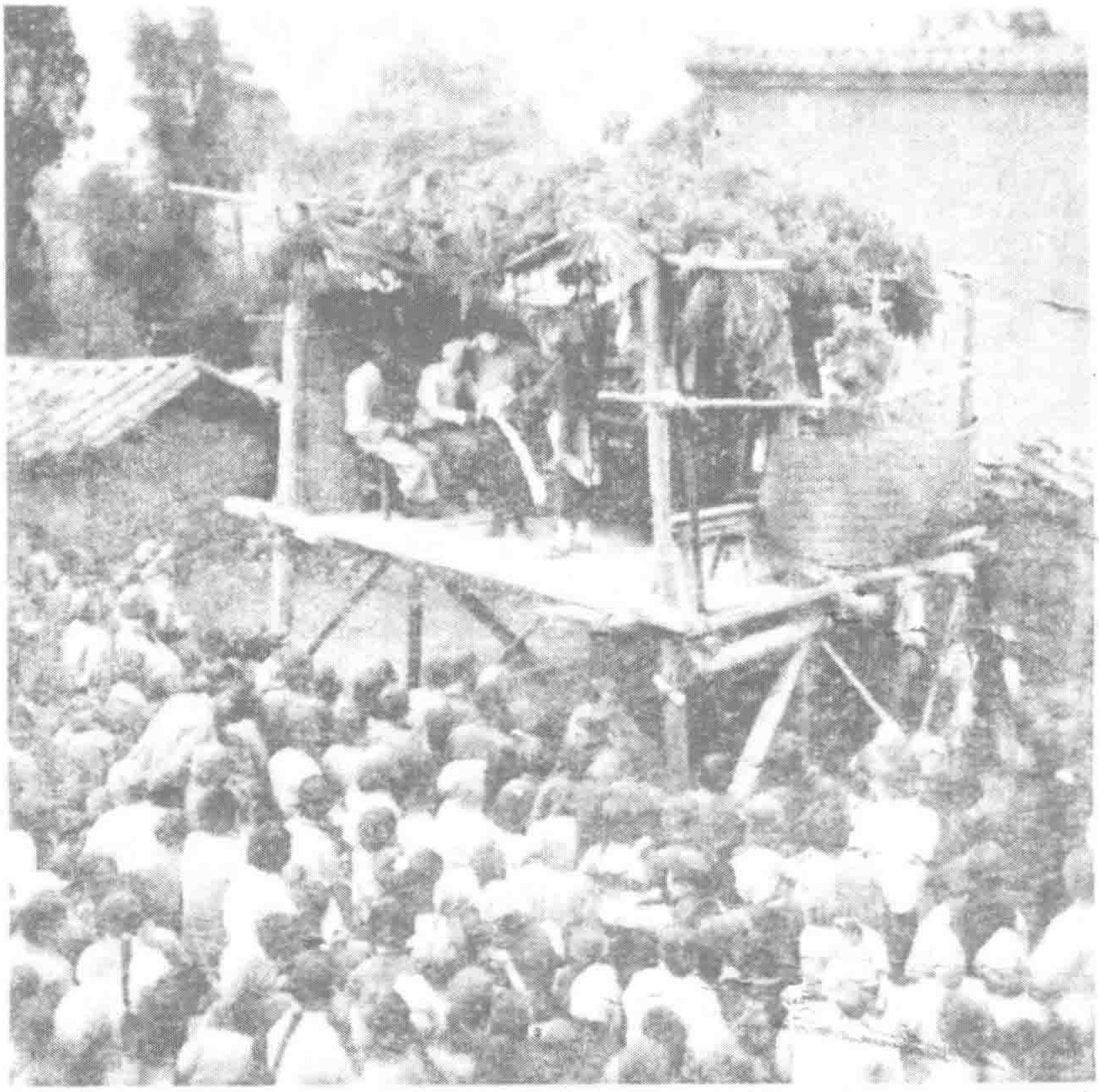
她們的本領眞不壞，三兩下子便蹬平了，前蹬時大辮子拉長好像尾巴，後蕩時衣服緊緊貼身上。樹枝喀吱喀吱的響，觀衆頗替她們担心。男的也打，不過形式不同。女的是雙足並立的站在皮條上，兩脚齊蹬；男的是右脚站在皮條上，左脚在一邊懸着，向前蹬時左脚勾住右脚，到最前面時左脚再向前一踢，向後蕩時左脚仍然鈎着右脚，到最後的當兒左脚用力向後一勾，這樣一踢一勾，也許可以增加高度的速進，不過在他處還沒有看見過這種姿式。這種秋千很多，一村有好幾個，利用天然樹枝，不必再搭架子，眞是經濟政策。

（四）賭博　據說在平常的時候，龍頭村是禁賭的，惟有舊曆元旦開放三天，這三天是公開的，可以在大街上聚賭。據我所看見的有麻雀，有紙牌，而最通行最熱鬧的是賭單雙。這種賭法有的在長棹子上，有的是在地下。用一大塊長條白布在上面畫了許多黑點，用那些黑點排成各種不同的樣式，各自成爲單位。寶官坐在一端，把手巾疊成方塊蓋在帽子低下，斜出在額前遮住眼睛，免得押者看出他的神氣，同時他也不看見人家的臉。拿着一個小盤，盤上蓋着一個小盌，盌下藏着六個骰子。他一搖動即放在那裏，大家全動手去在各點子上放錢，各按着自己的心思去押，等大家都押好後，一個人去揭開，揭開大家一看，輸贏便有定奪。寶官旁邊另有一個幫忙的人，按着骰子的指示，該收的收，該賠的賠，把錢開淸楚後，接着再來第二次。據說這沒有巧處，完全憑着自己的命運，究竟其中是否另有黑暗，只有寶官他自己知道。這個玩意輸贏的很快，一夜晚可以輸贏數千元。因爲僅僅開放三天，所以賭英雄們，拚命的賭，夜以繼日的連幹三天，以滿足已經抑制一年而時想暴發的賭慾。參加這個盛會的有白髮蒼蒼的老頭子，有年輕的小夥子，還有十歲左右的小孩子。

婦女們被吸引在秋千下面，男人們被縛在賭博場上，各種人有各種人的岡位。

（五）忌門　由寂靜的下街經過，大家都是緊緊的關着大門，門旁插着一根香，香上掛着許多紅綠黃藍的彩色紙條，黃色紙錢，並穿着一個有孔的乾隆光緒等銅錢。另有一張黃紙，其上印着一個怪獸，並附甲馬二字。一旁又堆着柏枝，皂角，木炭，石子等，據說這是送歲或驅除不祥的。當五更的時候，把它送出大門外，從此以後便不許生人來家了，這叫做忌門。男人忌一天，女人忌三天。若是被生人闖入家中，則一年不幸，尤其是女人，進來更爲搗眉。一旦眞的有生人闖入，則生人須對房主掛紅擺供求神保佑，這算是賠償命運的損失。爲避免麻煩計，乾脆的把門關起來，於是我們可以看見每一個大門，都是十字交插的封着紅綠紙條，在紙條的下面被壓着一個甲馬。門框上貼着春聯，門心上貼印好的蘇武班超及童

日赤裸裸的泡在谷田的泥水裏一看見這種情形，會使人猛然想起四平街李鳳姐的打扮來。又有三五成羣的小夥子，歪戴着帽子，口吊着香烟，窄袖高領，在瘦小白藍色對襟小褂上，密排着無數的線扣，好像北平練把子的教師，大寬褲脚的漂白褲子下面，露出光



唱燈的熱鬧情形

着脚鴨，穿着電光閃閃紅花綠葉的淡青色「皮拉它」。他們既不燒香，又不玩景，在人叢中走來走去，尾隨着小媳婦和大姑娘，據說他們是夏唱調子春唱燈的人物。三五個小朋友在薛爾望的墳前跑來跑去捕蝴蝶，兩個穿長衣的先生站在橋的一旁，對着石碑高聲朗誦「寒潭千古冷玉骨一堆香」的名句。深潭裏的魚和後塘裏的鴨，好像它們也知道今天是元旦佳節，故意的不顧一切，浮在水面與遊人們凑熱鬧。

已經是十一時半了，我們捨棄了美地勝景向龍頭村前進，去滿足將要飢餓的肚皮，好開始下午的工作。

二 龍頭村

出了黑龍潭，順着公路向東南走，從落索坡的村旁穿過盤龍江的大石橋、筆直的一條東南行的公路，一眼望見柏行整齊的金汁河堤，與林木茂密的寶台山，深山所藏的古寺，大半個露在外面來招引遊人。公路兩旁都是最好的農田，極目四望，這個壩子太可愛了。黃的菜花，綠的麥苗，與夫介在黃綠之間的豆花蠶豆，長方條形一堆一堆相間的排列着，把這個壩子編織的好像一幅蜀錦。爬上了金汁河堤，站在木橋上一望，龍頭村的西半部

圍牆與門樓，清清楚楚的在眼前了。順着公路再向前走，恰巧一公里就到它的南門了。出乎意料之外的在龍頭村所見的玩意比黑龍潭更多，而且更饒興趣，印象也特別深刻。除少數的幾種常見玩意外，大都可算是本地風光。

（一）街頭劇　在公路上走着，老遠就望見村前路旁停着兩輛汽車，場子上圍了一圈人，好像看玩把戲似的。走攏了一看，原來是城內的學生下鄉宣傳，扮的是街頭劇。演員兩人，一個老頭，一個姑娘，老頭拉着胡琴，姑娘在唱小曲，劇情彷彿是「放下你的鞭子。」觀衆男男女女頗受感動。演完了，地方負責的人員更向大家演講，說明意義。

（二）唱燈　一進街子，左手是一個很大的廣場，在這廣場上搭着一個很簡單的小台子，上頂用柏枝棚架着遮避太陽。台子上兩個演員，一個是小生，靴子藍衫相當的講究，並整整齊齊的戴了一頂相公帽，臉上抹着撲粉，搽着燕脂，小夥子打扮的非常漂亮；一個是小丑，黑色的長衫比較破爛，歪戴着相公帽，兩個眼窩裏塗了兩片白粉，不斷的作出許多醜相和鬼臉。兩個人你一句我一句的且走且唱，據本地人說：「唱的是兩老表去當兵，台子內面探頭探腦的兩個旦角是小丑的表嫂，一會就出來送行的。」下面的觀衆很多，男的多半站在前面，女的大都坐後面，她們自己攜帶板櫈，排列的相當整齊，兩行中間還可以來往走路。大家都穿着新衣服，證明是在過年。男的還不怎麼樣，表現的最尖銳的是年輕的女人和小孩子。茄花紫的緊身上衣，和大寬褲脚的白褲，是龍頭村農家少女的特種裝束。她們所穿的上衣非常窄小，胸脯前面顯然的現着突出的樣子，褲脚大的比腰還粗，是她們眼中正摩登的時裝。讀過兩天書的女學生，便時髦化了，穿着摩登的旗袍並且剪髮。

他們把這種戲叫做唱燈。我從前也聽見「唱燈」這個名詞，我總覺的是夜裏的玩意，或與提燈會的情形相仿，再不然是一個人提一個燈唱着，或者也許與影子戲差不多。今天一看，才知道唱燈就是唱戲，白天也可以唱的，不僅限於夜晚。不過規模比戲較小些，有三五個專家就可演唱起來，一個人拉胡琴便成，也不要亂七八糟的鑼鼓。彷彿內地的曲子戲，崩崩戲，所唱的調子都是郎才女貌，卿卿我我，大半有傷風化。但是現在改良了，用作社會教育的工具。據說派別很多，有本地燈，玉溪燈，玉溪的人才漂亮些，調子好聽些，詞句動情些，表演肉感些，而且非搭台子不唱。這種燈頗爲一般人士所歡迎，前在昆明的叫座遠在滇戲京戲之上，今天所見的就是此種。本地燈調子粗野些，是在地下唱演的，也多在晚上，近幾年來不怎麼扮演，簡直被玉溪燈把它打倒了。

（三）打秋韆　村子東邊靠近山脚的地方有個空場，場上

子軍等彩畫。在內地新年這天大家挨門拜年，所以每個人家都是大門暢開，任人出入。而昆明却是把大門關封起來，不許人進，其中必定有個原因有個故事的。可惜在這吉慶的年節，不好向人家追問諱莫如深的不吉利的事件。

粗略的流覽一遍，時間已經三點多了，隨便吃了兩盌餌餽餃子，便走上金殿的征途。這一段雖然仍是公路，但是上下大坡，比從昆明到黑龍潭更爲費力。走上了山坡有一大片桃林，茂密的桃花正在含苞欲放。將近谷底有一個小村，不過三五戶人家，因爲沿着小溪，所以就叫清水河。翻過了兩個山頭，看見對面林木茂密的山頭上，由下而上扯長了一串行人。

三　金殿

由高高的山頭上跑下來，越過了谷底，加入上山的人流中向上蠕動。跑了行將一天的路程，兩隻腿有點發僵，雖然看景的興趣很高，而且也非常的興奮，但是腿不耐煩了，幾乎有提出反對上山的舉動。勉強的上了第一天門，第二天門，以及第三天門，看見所謂金殿的銅房子，不錯的，牆簷柱梁椽瓦門窗房頂上的五脊六獸，獅子海馬，殿內的神像供棹香爐燭台等等，完全由銅作成。號稱三間，實際的面積不過一大間的樣子。殿內供奉的是祖師，爲赤脚披髮的修行法像。殿外有一人多高的大銅香爐，其上還有一個小銅房子，其中塞滿了整把的香，火焰洶湧的透過了小銅房子，幾乎和金殿的房簷一樣高。塞不進去的香把，就放在爐旁的地下，讓它燃着，上面也是火，下面也是火，弄的附近的溫度很高，香客們在此不能久停，這簡直是來烤大火，麼什麼是敬神。

已經五點鐘的樣子了，趕快下山，順着公路進城。這時大家差不多向着一個方向走去，只有空着的汽車，馬車，人力車，馱馬等，反方向的北跑，爭先恐後的向着惟一的目標——金殿去搶載進城的客人。及進了城，電燈已經很光亮的在等候着我們，好像它很關心的惦念着遊春的歸客。

飛快車

老彭

某路局新增飛快車，爲宣揚車行速率，廣徵紀念文。結果第一名的紀述說是「當我趁這輛車到某處去，我的內人到站送行，一會兒汽笛一鳴，想同內人行接吻告別禮，那知剛一親嘴，只聽見拍的一響，接着我的臉上有些熱烘烘，好像吃了一下耳光。我仔細一看，原來這個與我接吻的女子，不是我的內人，而是第二個站上一個候客的女子。」這個故事當然也只是笑料而已。我想這位乘客如果向第二站的女子行禮道歉的話，也許正在九十度的鞠躬，已經是到了目的地，等到抬起頭來一看，到站迎候的友人，簡直還禮不及！

菲洲同味紀

張尚仁

您可曾嘗試過一次有錢也沒地方膳宿而口渴時沒地方尋求一滴水喝的旅行嗎？我是個向世界流浪的徒步旅行者，要是五大洲都像這阿菲利加一樣苛待「有色」的游客，那麽我就算有一雙「鐵腿」也等於是「蹩脚」了。

那是幾年前的事情了。我從南菲好望角的開普頓，經過依利薩伯港，布隆方丹，約翰尼斯堡，而至葡屬東菲，斜越了菲洲東南一角。可是，我從來未曾嘗透了這片黑色大陸的况味了。

從開普頓動身，我還是騎着從歐洲帶來的脚踏車代步，走的是崎嶇難行的野路，胎輪時常給沙石弄破，拽着破車比步行還要辛苦。路上白天天氣酷熱，而且沒有水喝，眞是難受。沿途雖然都是些給鐵線圍着的農場，但那監視着黑人操作的白人使我連走進去討一杯水的勇氣也沒有。

有一天，在路上渴極，隨身帶着的水壺一滴水也沒有了。耳邊聽着那農場裏黑人掘井汲水的沉鬱的歌聲，沒奈何只得試向他們索取。那知剛要推開那扇鐵線門，一片喝斥聲立刻拋送過來，遠



慶伯利（又名鑽石山）之華僑與作者（短裝穿皮鞋者）

四五—二七五

遠有一個白人向我揮着鞭子。我高聲以英語向他說明來意他竟拔起了手鎗向我做着瞄準的姿勢，我只好走開來了。

走在亢旱的荒野裏的人，水的寶貴和生命一樣。水袋裏的貯水很容易會喝乾，而非洲的山地裏是很難有一滴水的，就是死水也無從發現。當苦渴時，前面每每好像有一道白光，心裏以爲是溪澗之類，待走近時又化爲烏有。這種幻覺騙了我千百次，人生的希望也許是這樣的吧！

在南菲的市鎮裏，滿目是些寫着「Euro-pean only（白種人始能享受）」的牌子。我第一次在模塞耳走進旅店投宿時，那站櫃台的因爲我堅決地搖了搖頭，所得的不是他心中所想像的，竟氣沖沖地從櫃台走出來，不由分說就把我拖到門外，指着那個「白種人始能享受」的牌子給我看，並說出很不入耳的話來。後來竟哼了一聲，轉身走回裏面不再理睬我。當時憤怒之火燃燒着我的渾身，但到底還有着一顆國族的自尊心在控制着我。跟着，我又走到另外的旅店去，但那鬼籙似的的「白人始能



南菲洲黑人市集

享受」又映上眼簾，我只好打算露宿。而吃的可怎樣呢？一切餐館又都是懸着這拒人的「鬼籙」的差幸我背囊裏還有些炒米。這天夜裏，我不甘心在馬路旁邊徬徨竟夕；於是就繼續趕路。摸着黑，在荒郊裏含着兩眶憤激的熱淚，渡過了這不平的一宵。

——這時，我更加深切地體味到國家強盛的必要了！

這樣地，一路上我除了有華僑的地方之外，就只得給「白種人始得享受」這鬼籙磨折着。這裏沿途的黑人大半說的是聽不

懂的土語，非但不容易接近，甚至有些見了我還好像看見閻王一樣害怕。（人生的寂寞，孰甚於此！）黑人所住的泥窖子，狀如「蒙古包」，高僅齊肩，出入均須俯伏爬行，前後有小門以備避風。窖子裏只堆着兩三張當做牀席的獸皮，和幾件炊具罐子之類。這些窖子互相隔離着，絕少連繫在一起的。



作者投宿之黑人窖子旁爲作者之行囊

從約翰尼斯堡到葡屬東非途中，我都是沿着一條車路走的。一天傍晚，因爲趕不上車站投宿，看看路旁有着二三十家窖子，這時正有十多個黑人男女在空地上圍着火堆取暖。（非洲的七月却是隆冬的來臨啊！）說說笑笑很快樂的樣子。看見我這個陌生人，便都注視我，有一個滿臉鬍髭的老人走開來很莊嚴地向我打招呼，我聽不懂他問些什麼，便用手比劃着表示我是一個「什麼地方都可以睡」的過客。他便笑了一聲，拉我走近火堆旁，向其他的人咕嚕着。看別人對他那種尊敬的態度，他一定是酋長了。火堆發散出牛糞和草葉的氣味，我塡上了一個黑人讓出來的位子。不久，那個人便捧了盤東西出來，酋長向我做了一個「吃」的手勢，我於是接過那盤不知名的東西來了。是一盤混着肉類的粉糊酥臭難聞，但週遭有着十幾雙眼睛用主人的殷勤神色盼望我，我只得硬着頭皮胡亂倒吞了它，臉上還勉强裝出滿足的樣子。我知道，這樣可以消除我們不能通語言的隔膜，和我所可能召致的橫禍。

在衆人呆呆相對的坐了一會後，夜風漸厲，火堆的火舌也隱下去了。酋長便帶我走進一個窖子裏，一陣腥惡味中人欲嘔，可又沒辦法不隱忍着。偶然想起背囊裏有幾支雪茄，便拿出來燃了一

支，順手把一支遞給酋長。這魯鈍而誠實的黑人，竟露出異常的驚喜。我這才記起了曾經聽人說過，黑人最喜愛烟草的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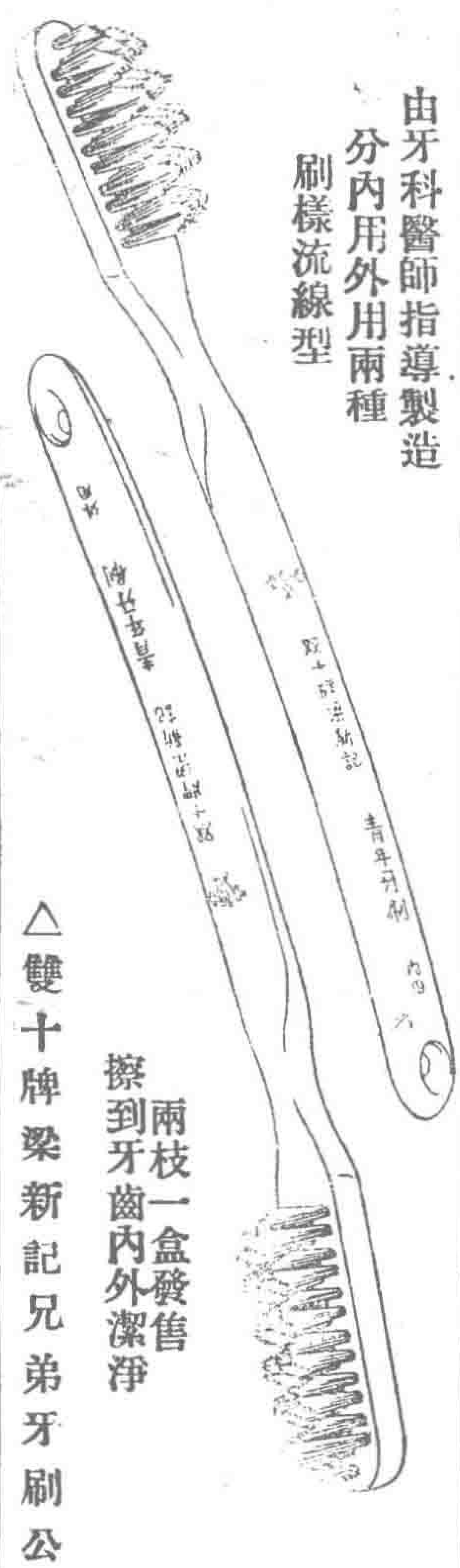
這個夜裏，我就在這臭濁的特別爲我騰出來的窰子裏睡下。不習慣的空氣驅走了疲倦，整夜也無法入睡。外面送來像啼哭般的黑人歌聲，夾着單調的樂器的銳叫，混和起來却成爲一個憂鬱的調子——是殖民地的憂鬱啊！

無論如何，這個晚上的遭遇在我是感到欣幸的；非洲仍有非白人也能享受的地方呀！

雙十牌

青年牙刷

由牙科醫師指導製造
分內用外用兩種
刷樣流線型



兩枝一盒發售
擦到牙齒內外潔淨

△雙十牌梁新記兄弟牙刷公司▽

總行上海廣東路
總廠上海法租界

安平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華商保險公會
第一號會員

安平保險 保險平安

本公司在國民政府實業部註册
宗旨——輔助社會 調劑金融 保障損失 挽回利權
營業種類——火險 水險 船壳險 兵盜險 玻璃險 運輸險 意外險 汽車險 爆炸險 郵包險 繭鈔險 電梯險
總公司——上海江西路二一二號金城銀行大樓
分公司——上海 南京 天津 漢口 哈爾濱 廣州 鄭州 重慶 濟南 青島 長沙 杭州 廣西 雲南 貴州
代理處——全國各商埠及城市
特約代理處——交通銀行 大陸銀行 金城銀行 中南銀行 國華銀行 東萊銀行 四行儲蓄會 江蘇銀行 江蘇農民銀行 中國農民銀行 及各分支行
本公司對於上海運往南洋羣島及荷印各屬地貨物之承保水險兵險竭誠歡迎

上海分公司北京路三三〇號 電話一八〇二六

四五—二七八

芝加哥大學五秩華誕

——女同學醫學院學生教授對於芝大生活的感想——

陳詩

芝加哥城外南部，有一排哥德式的建築，崛起於鋼鐵廠和屠宰場之間，那就是芝加哥大學。愛好運動的學生十一向知道芝大因有數次球賽失利，所以至今不准比賽足球。芝加哥人無不知道城中每一市政問題，都經芝大學者加以分析。對於無線電聽衆們，大家都知道芝大的放送每週圓桌談話，已有十年歷史。

但是芝大最偉大的貢獻是五十年來，自一所單幢校舍容納學生六十四名的學校，進展而成為校舍八十五幢，學生七千名的舉世聞名的大學，教育界上都知道這是六所著名世界大學之一。



校長赫金斯（左第一人）主講「名著」班科程

芝加哥計劃

採用已有十年歷史的「芝加哥計劃」，即是將大學修業分成下列三部：（一）大學本科，（二）研究系，（三）職業系——如醫藥法律等等。學校當局讓學生對於四門主要學科作二年的研讀，這里的四門學科就是：

文學：分語言，歷史，哲學等等；

社會科學：分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等；

自然科學：分算學，化學，物理學等等；

生物科學：分解剖學，生理學，家庭經濟等等。

如其有一學生在校中能力已可作進一步的研究，他就可允許升入研

究系或職業系研究系分四組，以適應上述四門學科。譬如有一學生願意專攻歷史，就可加入文學組。

「芝加哥計劃」對於美國教育界可說是一大革新，各校都紛紛響應改革。但是能及到芝大這樣嚴格的成就者極少，而且在芝大研究班中，就是閑蕩的學生亦極少落後的機會。

校長赫金斯

芝大師生所取步伐都極敏捷，尤其在今日特別的敏捷，這或許是校長赫金斯先生的倡導。赫金斯先生在二十三歲時是耶魯大學的秘書，二十八歲任耶魯法學院教務長。三十歲時距今十二年前即任今職。赫氏的令人側目不單因為他早年的佳譽，而且亦為了他有翩翩儀表，身高六呎四吋，有冷靜的威嚴，以及談吐明白有力。

赫金斯未長芝大前，「芝加哥計劃」並沒有付諸實施，一切都呈紛亂。赫氏就是實施這計劃的一人。赫金斯為人精明敢言，腦筋靈敏，除舊更新，因此得到多數人的擁戴。他建議芝大不應有足球賽。使各地以運動為天經地義的學校受一當頭棒喝。去年一月中，赫氏廣播一演詞，勸美國站在戰爭圈外。校中引起極大辯論。同時全體師生草擬一呈文擁護政府的租借法案。學生所辦刊物戍犯日報數日來專門討論此事，登載正反兩方面的言論。這是一種很好的論爭。由此可以證明芝大才具備一所大學應該有的精神



咪咪在咖啡店中消磨課間餘暇

四五—二八〇

——是心理活動的集合所在。

女同學咪咪·伊文絲

咪咪·伊文絲有棕褐色的眼睛，面貌美麗，起初不能確定她自己應怎樣生活。她愛芝大，因爲學校能幫她決定。咪咪今年二十一歲，父母都是芝大畢業。現在是大學四年級生。他先在洛林女子學校讀過四年，進芝大後，想研究阿拉伯語。不久，她發見學校和她自己都有了新的光芒。像別的大學生一樣，她開始二年期的學科研讀。由於哲學，物理，和經濟等等各種不同的科程，她覺得有點紛亂不清。世界要比她想像中者大得多。

咪咪得到了一個新的透視：「初進大學時，我自以爲絕頂聰明，我爲此寫下不少的詩。後來我發見自己知道的事物何等渺小，詩篇亦停寫了。」今



開德教授下課後和女同學且行且談他的態度和藹可親頗受同學歡迎

日，咪咪集中注意力於家庭經濟及藝術二門。她已知道怎樣去維持一個家庭，怎樣扶育兒童，怎樣佈置房屋，設計服裝。因爲芝大開啓了她心靈的門戶，使她經驗豐富，學識開宏，她從此可以懂得更

多一些。

醫學院學生約翰・潘論幹

約翰・潘論幹是芝大醫學院的二年級生，約翰的父親業鐵器，在蒙州紅屋城經商。幼年時代想成爲土木工程師，後來讀了辛克萊・路易士的醫師小說，使他變更志向。

約翰入芝大有幾個理由。第一他知道芝大有設備完善的醫學院，學生能得到實際訓練。第二他可以得到一筆獎學金足以補助一部份費用。最後，因爲他愛好足球。他知道芝加哥城市玩足球的人都是眞正愛好這種運動的人。約翰研究進步，通常要四年後才可升入醫學院，但他只有三年就升學的。在醫學院的最初二年，專攻平常的解剖學，細菌學，生物化學等。下一年，約翰要到×學校特約的醫院中去實習，直接爲病者工作，這亦是芝加哥大學醫學院的特色。

芝大使訓練僅有二年的學生就爲病人作臨診的實驗，有時很引起人家的批評，但大致是人家的誤會。其實讓這輩幼稚青年向病者「實習」決無問題發生。每當病人來醫院求治，最先去看他的人就是醫學院學生約翰・潘論幹。約翰要考查這病症的來歷，試行某種測驗，使於治療方面有助。卽使他已對於病症完全明瞭，仍要就正於他的先生或醫師之前。這樣，約翰在診斷與治療方面學到第一流的經驗，較之在書本上聽講所得，或實驗室中獲得的智識，更其優越和豐富。

詹士・開德教授

詹士・開德教授在芝大任敎已有十一年，他是中世紀史的助理敎授，又兼文學系敎務主任。開德敎授是芝大僅有的「得獎敎師。」獎勵處覺得很神秘，怎樣這種榮譽會萃集在一個人身上。這就足以說明他獲得了大宗現金獎款，因爲他有能力使學生各自發揮自己的長處。

開德敎授說：「你在此地任敎，材料可以任你選擇，而且依你歡喜的方式去敎。當局決不加以干涉，而且相反地，外界對於某敎授如有攻擊，校方立刻加以辯白。在本校任敎最大的利益，就是能對於心思方面得到眞實的激勵。校生師中大都是敏銳的思想家。來校參觀的學者覺得這是意外的事情。」

中國旅行社

代諸君解決旅行上一切問題代客報關辦理貨物
運輸保險如蒙　惠顧當竭誠服務

在旅行中所交到的朋友

·馮朱棣·

歐西人士，類多好客，余於旅程中邂逅相遇之各國人士均和藹可親，要尤以瑞典人最為真摯，略記所經數則如次。

戰前巴黎，繁華迥絕人寰！四方來遊者，踵接於道。余自倫敦經紐哈文 Neuhaven，渡海抵低培Dippe登陸達巴黎。寓巴黎大學附近之 Trianon Palace Hotel 旅館。夙慕「花都」之勝，亟欲觀光，並因初到時人地生疏，故乘遊覽專車遊覽夜市。由導遊人導赴地下酒室，土耳其浴室，裸體劇場等處。同遊者有瑞典人夫婦，亦係初次來法者，殷殷詢談，問余他日有瑞典之行否？自言為瑞京電氣船舶公司之經理，特抄錄地址，約余到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時走訪，當以電船免費導遊附近湖沼，惜余輾轉途中，抵瑞典後將抄存之地址遺失，無法走訪，但其盛意可感也。

遊凡爾塞宮Versailles，獨行大噴水池前，見有遊客踯躅前來。時池畔僅余等二人，互相注視，彼此問訊，知此客又係瑞典人，極言瑞京之華麗，王宮之偉大。徘徊同遊，有若舊識。遊畢偕返巴黎，邀赴萬花樓夜膳，俾其一嘗中國餐味。彼盛讚中國菜之鮮美，並言瑞典餐館，備有冷餐數十種，羅列巨桌上，食時供客自行選食者，質量雖豐，論味則不逮華餐也。

自德國赴瑞典，火車由沙斯里茨 Sassritz 用輪渡渡海，凡四小時載達北岸瑞典境之脫來來堡 Tralleborg，旅客無須下車。抵馬爾茂 Malmo，鐵路分道，一赴斯德哥爾摩，一赴朧克沙 Laxa。余赴朧克沙，例須換車，以未悉車輛所在，詢及一本地旅客，彼默不出聲，掉首逕去，方驚異間，見其仍疾馳而來，告余換車地點，蓋彼特轉詢他人也，並代為招呼脚伕，攜取提箱，並親為導入車中代覓坐位，迨一切就緒，道晚安而去。其殷勤情形，雖極熟至友，亦不過如此。

坐定後車即開行。車中旅客無多，余本獨佔一室，嗣來一瑞典旅客，相對閑話。詢余東亞習俗，彼亦以瑞典風土相告。如瑞典北部之如何利用水力，冬夏晝夜長短之如何不同，又如馴鹿之豢養，及特種民族拉本人 Lappen 之生活，無正式婚姻，相交即離，生兒祇知有母，不知有父，以及此種人睡眠之特種狀態，能以杖支額，直立睡眠等等，均足動聽。惜余於清晨自柏林起程，於車舟中奔波竟日，且因海中受風，略感不適，客談正健，而余則倦眼欲眠，自知失禮，但在不知不覺中遽入睡。客以不欲擾我清夢，轉移他室，朦朧中聞其代為閉窗，代遮燈布，代闔室門，逡巡躡步自去。

以後兩則，在余一生旅程中，至堪回憶。對一絕不相識之異國旅客，待以如此真摯，

四五—二八五

非國民道德培養有素，寧克臻此？我國號稱禮義之邦，但余在國內奔走南北，浪跡東西，旅途中所遇，未見待人接物有如此者，其何故歟？

我的旅行片段

柳存仁

我從小就喜歡旅行，並且也就開始了旅行的生活。旅行生活的開始，最早是由於人事環境的支配，本不一定是爲了觀覽。但是其中也有幾次是爲了旅行而旅行的，至今思來，饒有奇趣。

我最長的一次旅行，是民國十七年八月由北平至廣州。當時，津浦路似乎尚未恢復。我先由北平乘車到天津，住在英租界的中和棧。過了七八天，纔又乘車到塘沽，換上招商局的新豐輪。輪泊在塘沽凡三天，食宿均在上面，又不開行，四周都是骯髒的黃水，旅客們怨訴不已。開船後四天纔到上海，住在愛多亞路長耕里一家廣東人開的共和旅館，在滬住十二天，至今還記得當時在天蟾舞臺（今永安公司天韻樓新廈原址）看了麒麟童，小楊月樓，劉漢臣，董志揚，劉奎官他們的頭本封神榜（海派京戲。）

由滬返粵時，改乘太古公司的綏陽輪，路上適遇大風，走了七八天纔到香港，在香港沒有上岸，却欣賞了一夜的燦爛的燈火。到了廣州之後，還來得及過舊曆中秋節。

各次旅行之中，印象以去南京（民國廿四年春）爲最深刻。那一次參觀了國民政府，行政院，考試院，中央軍校，勵志社各機關，到處接觸到一種新都的建設異常開展的氣息。考試院在雞鳴山麓，門警都佩古式寶劍，官吏的徽章作尺形，表示玉尺量才之意，最爲別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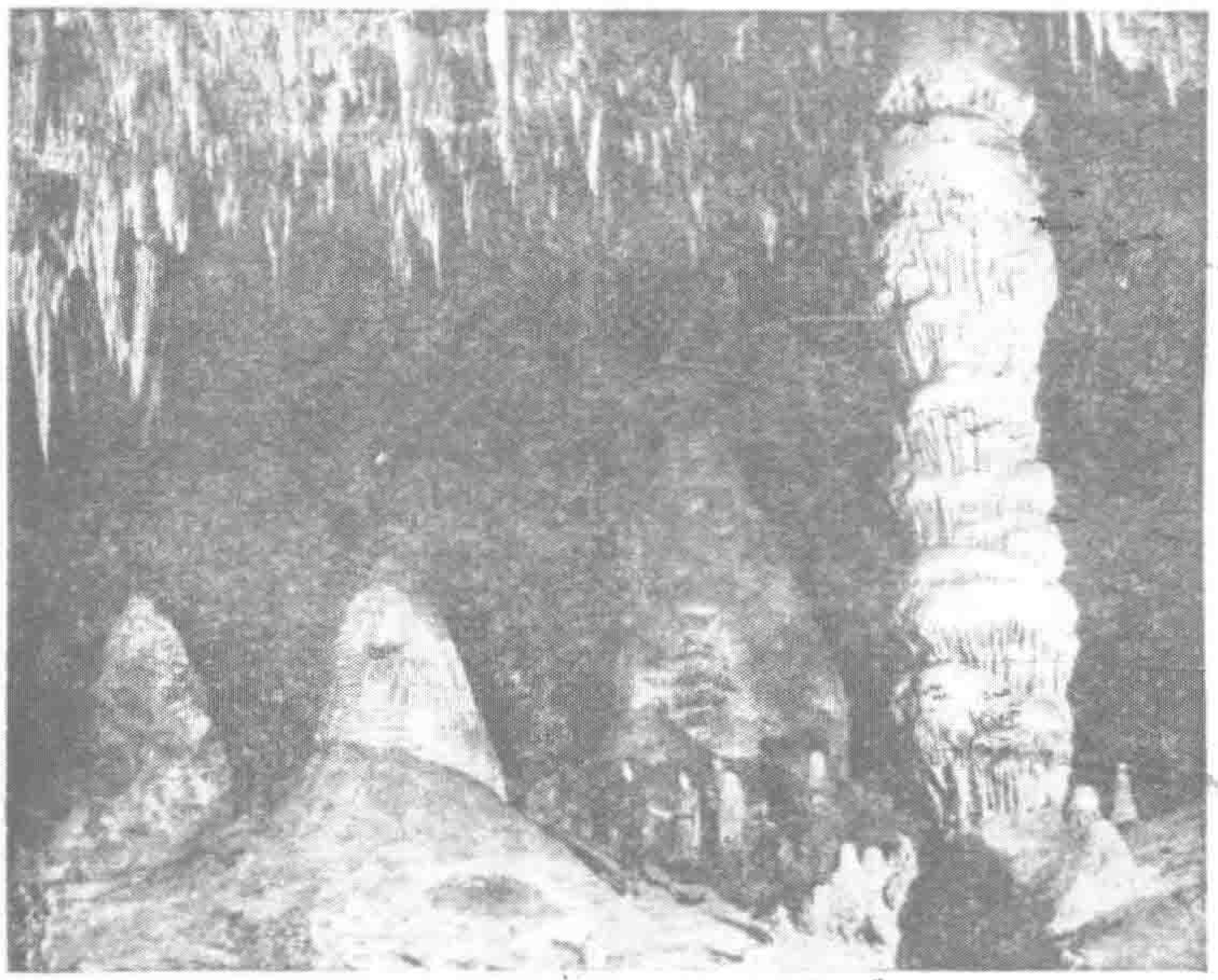
無錫的惠泉山，梅園，是在大雨滂沱之中遊的，幾乎把一件薄棉袍打得透濕。蘇州的虎邱，獅子林，報恩寺，留園，是在大寒的天氣中遊的，大約是民國二十二年（？）的元旦，還記得那天在報紙上看見電影明星金燄和王人美的結婚啓事，火車裏談論的人很多。

西湖前後共遊三次，至今仍想去作第四度的遊覽。可惜湖山依舊而世事的滄桑，已經更變不堪了。南翔，青陽港雖係小地，我却在一日之內一齊遊過，吃了古漪園的飽子和甜鮮的大蟹。汕頭我也曾作半日遊，却已不記得什麼特點可紀的了。

北平我居住有十四年之久，至今常在思念之中。最近我爲香港大風半月刊寫的中篇小說排雲殿就是以北平的回憶作背景的。廣州我也住了一年，上海住了十年，都市的繁鬧喧盛的生活，似乎也沒有多費筆墨的必要了。

我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大局安定，明年今日，大家可以暢遊一番了。

See CARLSBAD CAVERNS National Park, when you cross America on SOUTHERN PACIFIC



Carlsbad Caverns National Park, the first wonder of the world...Yosemite ...Crater Lake National Park...New Orleans...Great Salt Lake...these are a few of the wonders you'll see along Southern Pacific's Four Scenic Routes across America. More than a dozen fine trains to choose from.

Our trains from San Francisco to Chicago are faster by hours than any other railroad. Direct service from Los Angeles to Chicago on the *Golden State Route* and from San Francisco and Los Angeles to New Orleans on the *Sunset Rou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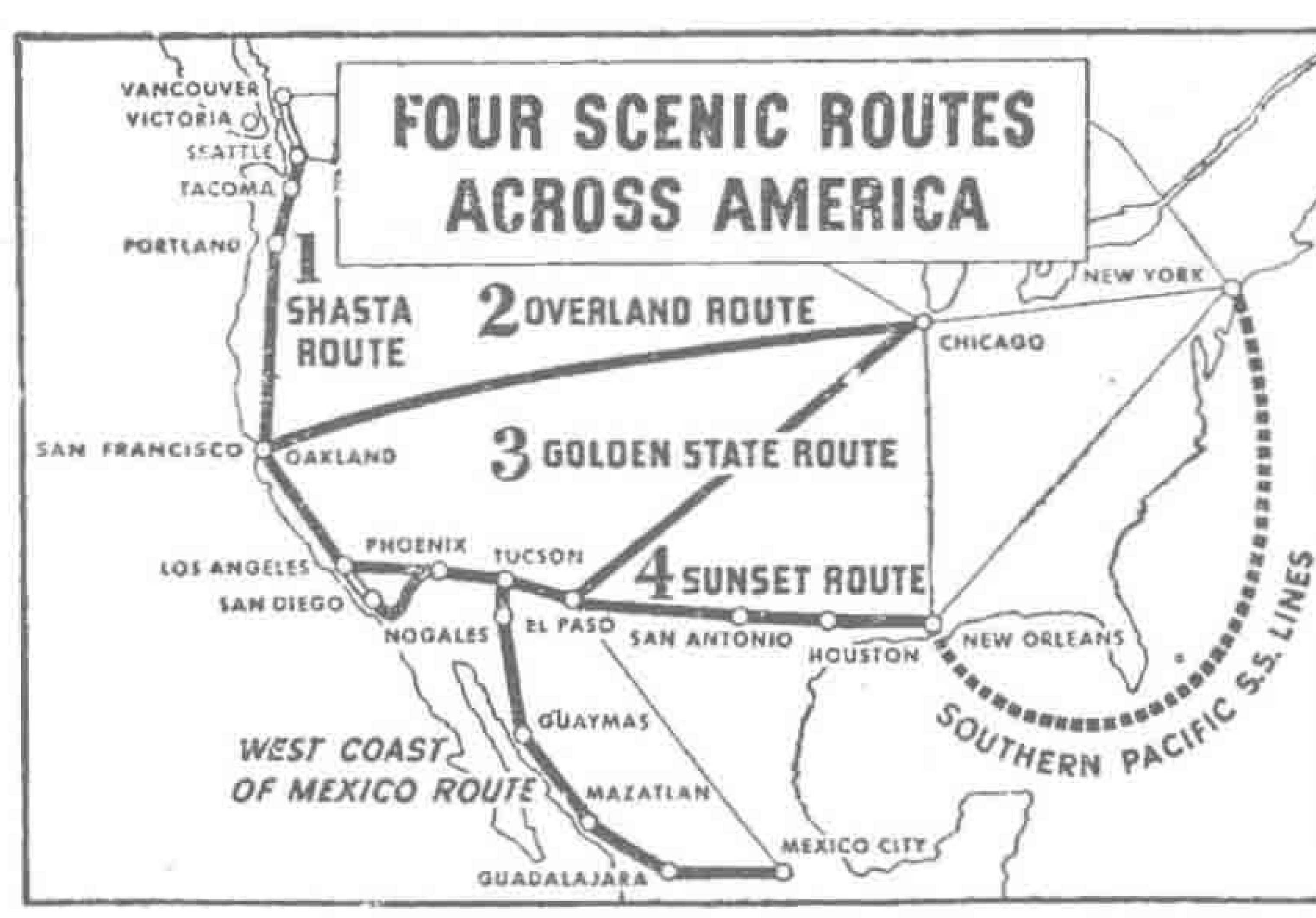
We Meet You Our representatives meet steamers at San Francisco, Los Angeles, Vancouver, B. C. and New York. They will gladly assist you with all the details of your trip across America. No charge or obligation.

四大風景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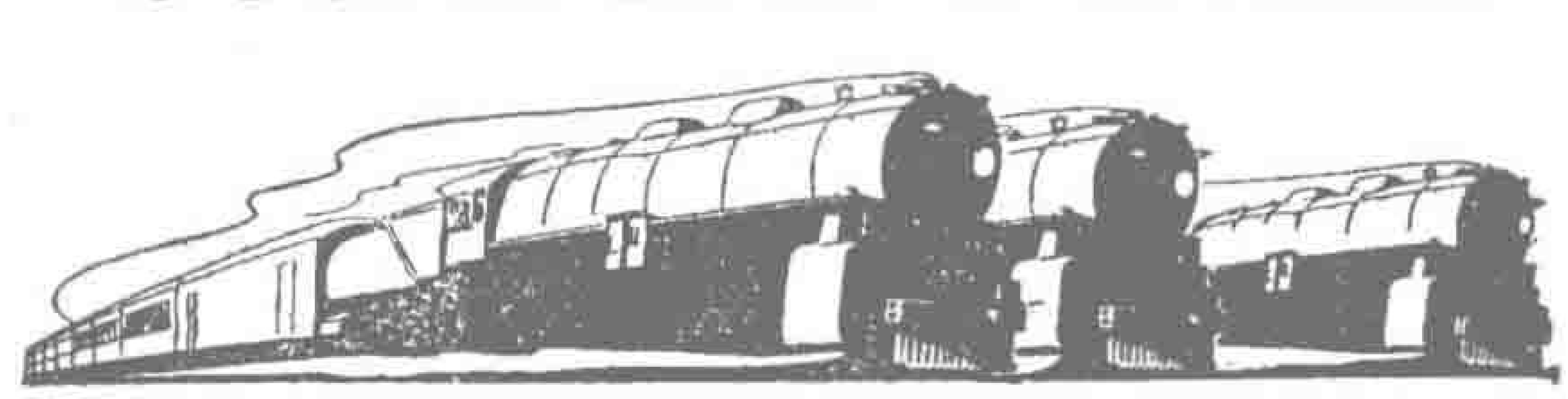
橫貫美洲之南太平洋鐵路。沿綫經過之客爾文國家公園。為世界第一奇景。其他如克蘭德國家公園。及大鹽湖等。均為本路四大風景綫上之奇麗名勝。諸君盡欣賞之。

本路自舊金山至支加哥列車之速率。為其他諸路之冠。自洛山機至支加哥聯運。係經由第三路綫。(Golden States Route)自舊金山及洛山機至新奧倫。係經由第四路綫。(Sunset Rou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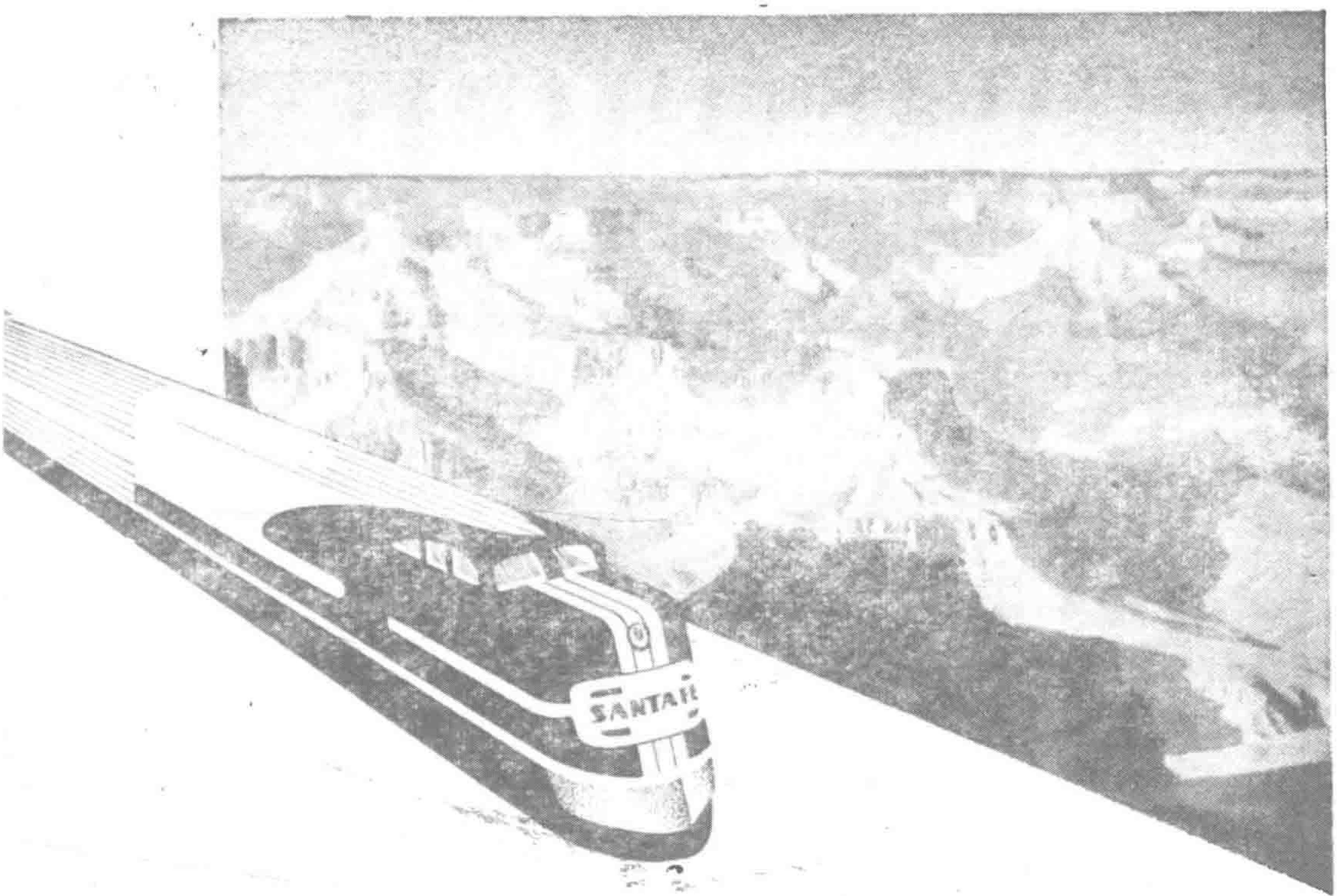
本路代表常駐舊金山洛山機英屬温哥華及紐約接洽候教歡迎垂詢旅美各項問題。並樂予為諸君服務。並不收取任何手續費用。



Southern Pacific



四五—二八七



聖太飛沿綫之名勝與其服務

橫亘美洲大陸之聖太飛鐵道沿綫所經均屬名勝奧區若大峽谷(Great Canyon)印第安人之鄉村(Indian Country)石化林 (Petrified Forest) 卡爾司拔岩洞 (Carlsbad Caverns) 洛磯山 (Rocky Mountains) 霞山彌底谷(Yosemite Valley)西谷雅巨松(Sequoia Big Trees)等凡此所舉均為最馳盛譽者君如沿聖太飛鐵道作一周覽費低微之代價即可欣賞無餘

至行駛於此勝境之車輛又均為美妙無比之聖太飛流綫式特快車經濟舒適使人滿意且備有遊覽小冊闡述沿線種種奇麗風景函索者請書 "C. C. Thompson, General Passenger Agent, Santa Fe Railway 560 outhS Main Street, Los Angeles, Calif., U.S.A." 即免費寄贈

在舊金山(San Francisco)及洛山磯(Los Angeles)等處聖太飛並派有代表在埠頭招待一切樂為諸君助理旅美遊覽事宜各界仕女盍興乎來

Santa Fe

海南島之行（上）

伏櫪

Smith 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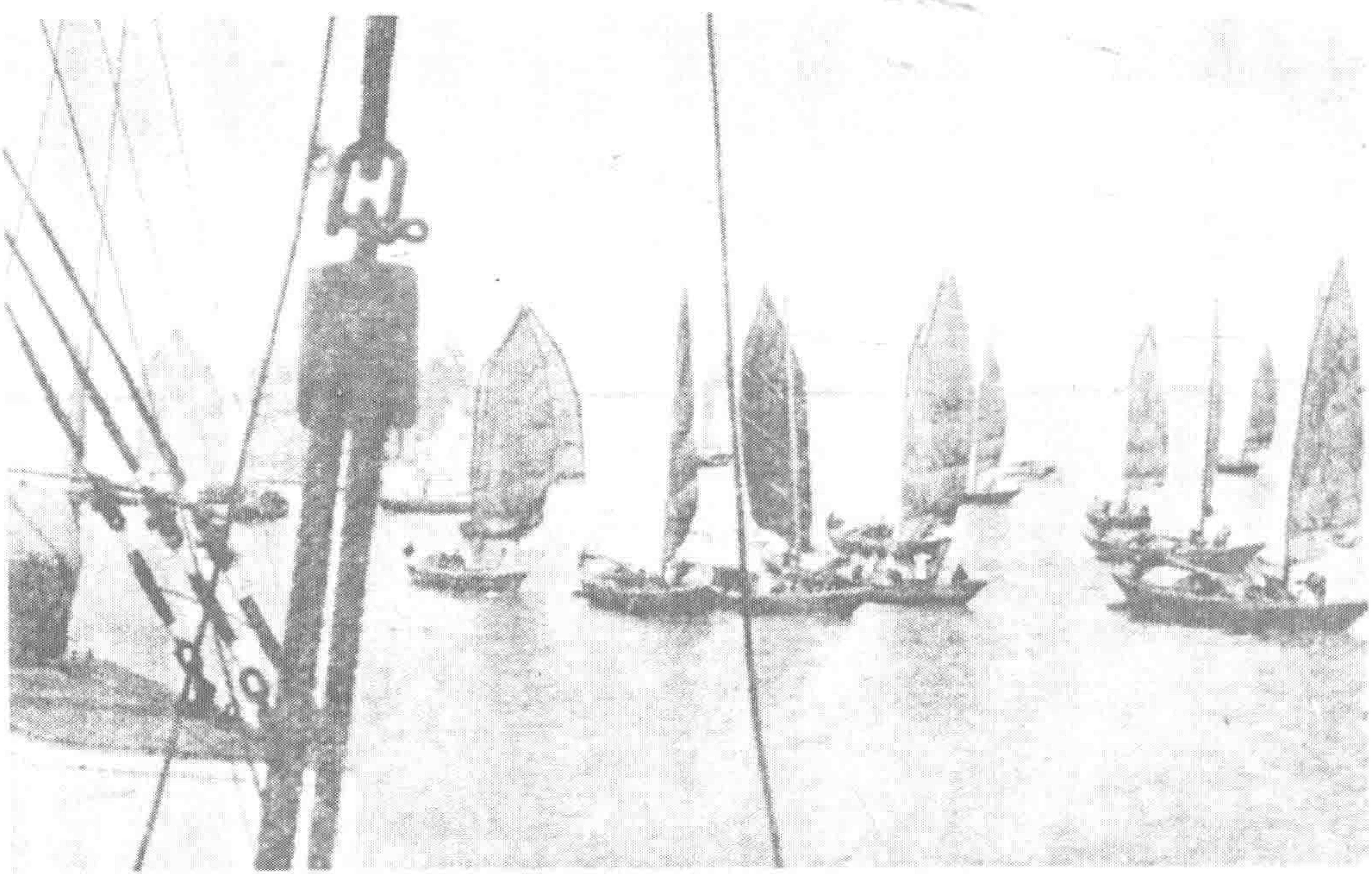
一

慶元輪的甲板上發出了拍的一聲，薄荷糖瓶上作蓋頭的那塊圓形金屬片跌了下來。這種銅瓶蓋蓋得非常之緊，你越是想要快些打開時偏很麻煩，但當你放棄希望不想再去打開它却又突然一聲像發怒似的飛開去了。

我伸手到糖瓶裏去，想拿一根擠緊了的棒糖，棒糖上面有紅白相間的條紋，極像理髮店門口的那根轉柱，理髮店門前的轉柱大家都是熟悉的，這種棒糖同它眞是最像也沒有了，簡直就是理髮店轉柱的一個縮形。我在瓶裏拿出了一個棒糖來，這樣一來，拿第二根棒糖時就可以容易一些，我就朝着那坐在我旁邊的一位法國旅客，將身子轉了過去，他坐在一張艙面椅子裏。

「麥歇，要吃根棒糖嗎？」我說，順手便將那糖瓶拿到了他的面前。

「多謝，多謝，麥歇（先生，）」他回答我說，不加探索地的逕



海南島港口外之帆船

四五—二八九

四五—二九〇

伸手到瓶裏去了。我看見他那隻瘦骨稜嶒的手腕，受日光晒得漆黑，深褐得同他手錶上那根皮帶的顏色一樣。手腕這樣黑，那是很可奇的——因為法國人卽使是在熱帶那裏的，長着這種褐色皮膚，很少看見。他們對於太陽都是小心迴避，不給晒着的。

這位麥歇，昨晚我在艙中那間小食堂內時，就對他很注意了。我們雖然都是在直朝法領印度支那進發，但在許多旅客中間，法國人祇有他一個。當時坐在飯桌旁的其他旅客們中間，有一個是希臘的牧師，領下生着一部油汚蓬亂的鬍鬚；一個是暹羅賣地氈商人，他是在盤谷下船的；還有四個中國人，外表整潔，身材瘦小，活像四個小木兵，他們四人都是從汕頭來的，而實際上他們只是虎標永安堂的販賣商人。這四個中國商人，都是有事要到新加坡去，商談買賣，順便問候一下老闆。我的那個茶房，對於這許多旅客，他們是什麼樣人，他都能夠告訴我，惟獨對於這位麥歇，他也沒有什麼可以告訴我知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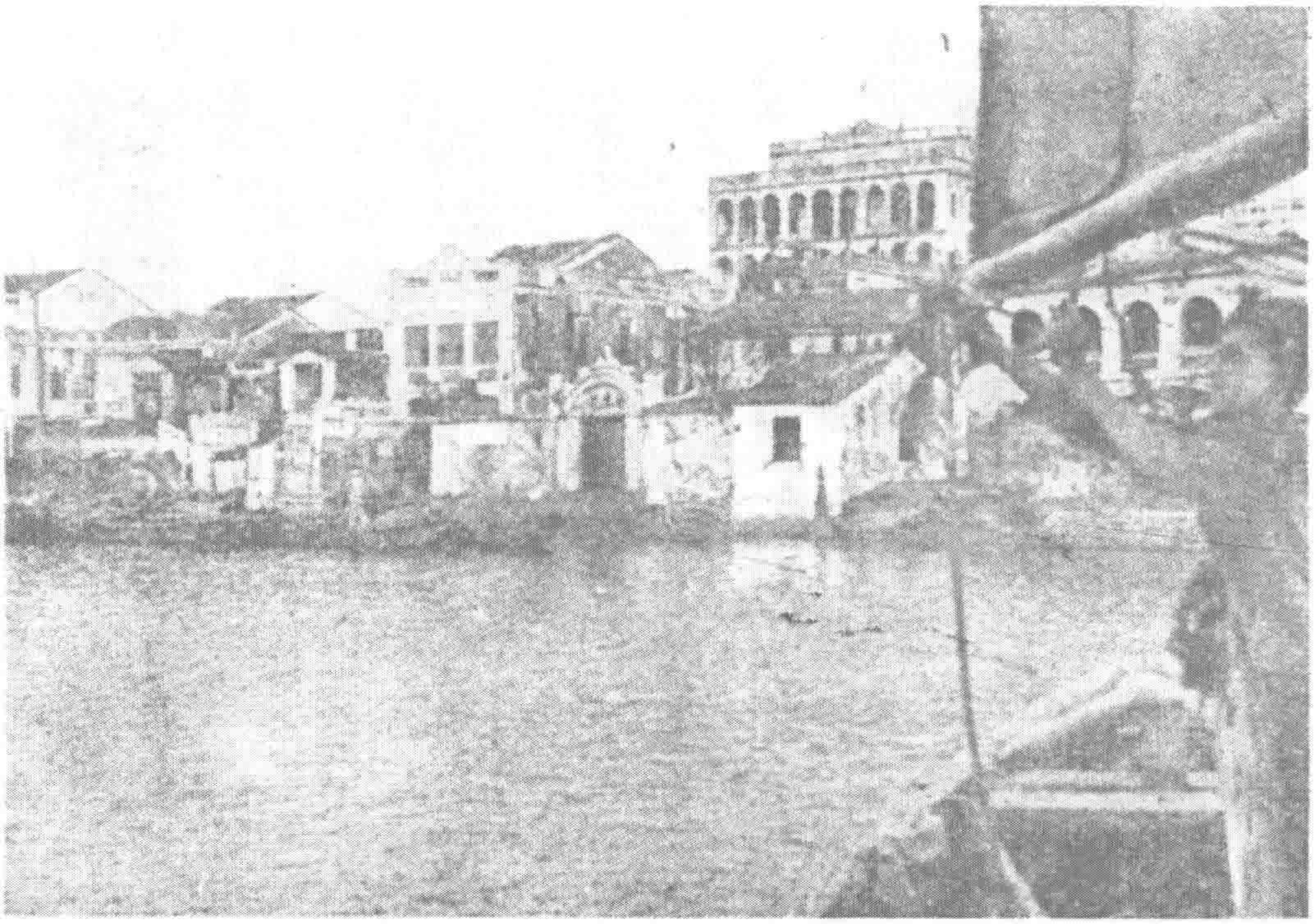
這位麥歇，穿着潔白的白色蔴布便服，裏面襯着一件里維拉（法國名勝地區）的白色襯衫，在飯堂內出現時，他跑到飯桌很遠的那一端上坐着，一心只顧到他自己的飯菜，不理別人。他的身材是中等的，然而瘦小精悍，年紀看來還不滿四十歲。兩只眼睛是深褐色的，顏色同他瘦削的兩頰一樣深褐，然而當他的眼光在向同座旅客們凝視時，沒有一些表情露在外面。這雙眼睛沒有洩露出什麼來。可是他的那個鼻子，却引起了我的興趣。他的這個鼻子，如果不是生成這個樣子，它的模樣如果是短小而純樸的，那末別人或許都要相信他確實是一個素來安份守己平凡庸碌的人。但是他的鼻子決不是一個笨胚的鼻子。不是的，他的鼻子是長的，長而尖銳的，像一只狐狸的鼻子。不錯，這位麥歇的鼻子，一眞是像極了狐狸的鼻子。

這時候，在他活潑地從艙面上椅中將身子坐了起來，伸出手到糖瓶裏去拿棒糖的當兒，他的瘦骨稜嶒的伸出在外面的那只手，眞同那狐狸的謹愼小心而又貪婪無厭的脚爪，像極了。他的頭上帶着一頂藍色便帽，美麗地的戴在他的腦袋上，却是放蕩地歪戴着的。

麥歇將那根上有紅白二色條子的薄荷棒糖，分成二段，這種棒糖是很粗大的，他將一半放進嘴裏去，然後用一塊絲帕子抹了抹瘦小的手指。他將那根糖在舌頭上捲轉着，捲了好一會兒，所以一時不便說話。後來口裏的糖就慢慢的融化了，減小了，麥歇便很有禮儀的向我問話了。

「你是美國人嗎，是不是呢？」他問。

我同他講話時，都是講的法國話，但是我也幷沒有幻想，以為



海南島海口沿岸景色

他會將我當作他的同胞的。「是的，」我答應着說，「我要到海防去，我遊安南，這還是第一次。安南會使我發生趣味嗎？」我覺得對於一個邂逅的相識者，就明白地的告訴他我是特意去看滇緬路的，那是沒有理由的事。而且我那時也不能確定自己能否到得了那裏。

「安南的情形，我知道得很少，」他回答我說。「安南我自己只去過一次，而且已經在好多年以前了。那時，我是第一次從法國到中國來在旅程中經過安南而已。自到了中國以來我就一直在這兒住下了。」

「我可以請問一聲嗎？在中國的那兒呢？」

「在廣州灣。」

「廣州灣。」我覆說了一句，「這地方在那兒呢？我從來沒有聽到過它。這是一個城市嗎？」

麥歇在籐椅中將身子移動了一下，伸出手來向夜空中指着，朝那我們的輪船正在駛去的方向那邊指着。

「不，廣州灣是一個極小的海港，」他說，「明天破曉時，我們就將駛過那裏，但是你看不見它，因爲我們離海岸遠有五十英哩。廣州灣在中國極東南尖端上，後面同一片狹窄的內陸地連在一起——所以廣州灣是在一個小島上面——它是法國在中國本

部上，一個獨一無二的領地。廣州灣之對我國（卽法國）正似香港之對英國——是一個暫時的歇足所在。廣州灣的省城名巴稚爾特堡，我就住在那兒。我現在倒很有些懊悔哩，麥歇，因爲如果你曾到那裏去一遊的話，我已不獲有招待你的光榮了。因爲我已不在那裏住了。我現在是回國去到馬賽去，不再回中國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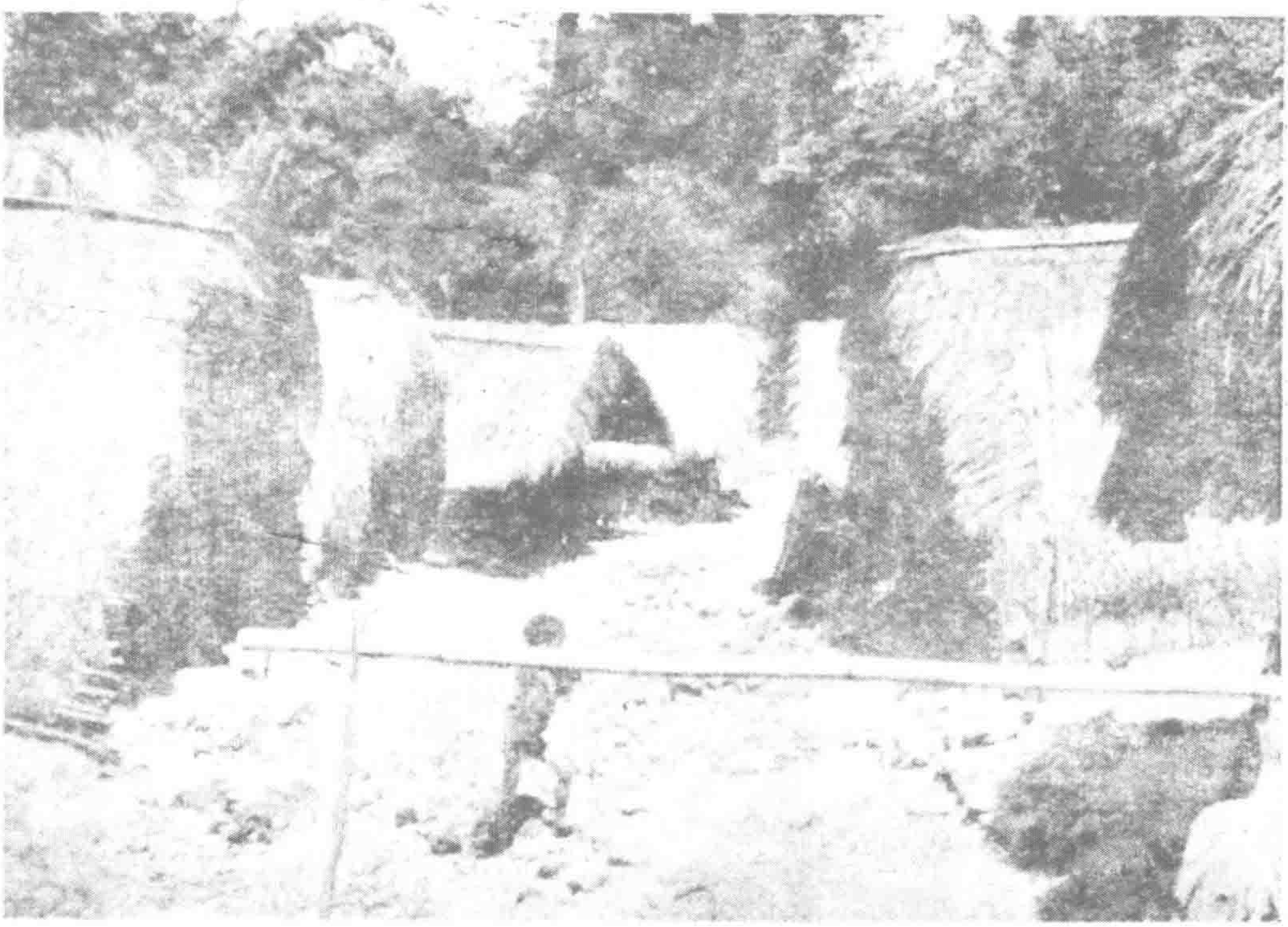
「廣州灣你住了很長久吧？麥歇。」

「住了十一個年頭。」他扭了一扭長鼻子的鼻尖，臉上露出一種似乎略帶輕藐的神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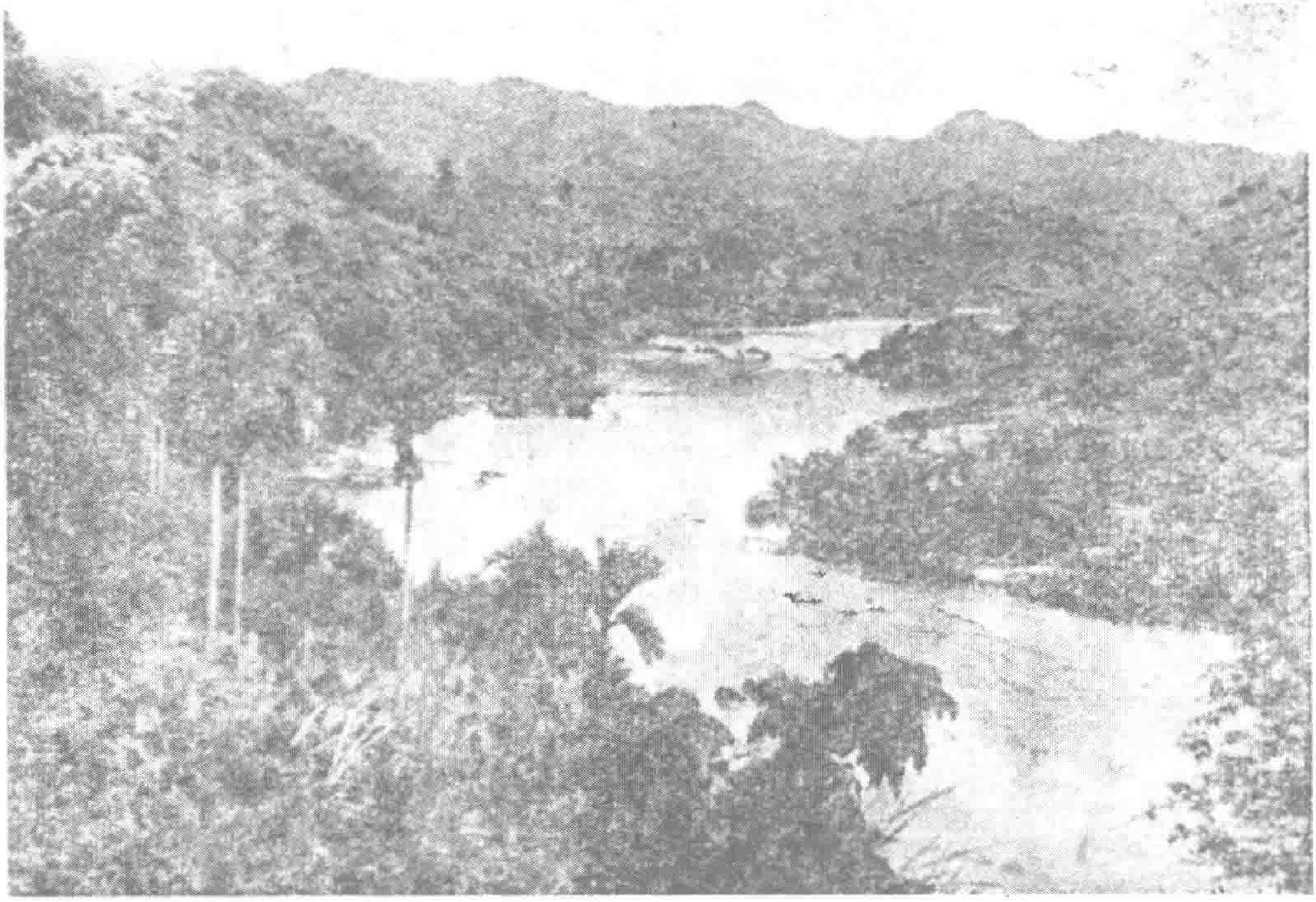
「我能再一次見到里維拉，眞使我高興。」

「你已經對廣州灣生厭了嗎？」但是，首先，你是爲了什麼事情才到廣州灣來的呢？倘使我可以這樣問一句的話。」

「那是簡單得很的事情，我年輕時，約在十五年以前，我在法國娶了妻子。我的岳父，有一個大商店開在廣州灣。他就將這家公司作爲粧奩送給我的妻子。因此我就離開法國，跑到廣州灣來經營這爿大公司了。那是一個極大的百貨公司，全城內要稱最大，各種物品我們都有出售，這種商店，我相信你們美國人是稱之爲百貨公司的。是的，我發現這爿公司是很賺錢的，但是一個結了婚的青年人，他終不願希望自己老是在櫃台後面給束縛住了，枉度十一個年頭的背鄉離井的生活的。」



海南島土著之村屋



海南島叢莽間之河流

他又滑稽地的扭了一扭長鼻子的尖端。我對於他所說的那番話：他的新夫人擁有在中國的一家賺錢的百貨公司，他意外地發現這家公司是很得利的，不能不保留了我自己的意見。他那個像狐狸一樣的鼻子，決不會使他獲得「意外幸運」的。我懷着一種極不相信的神情，朝他那膚色深褐的面頰，重又看了一眼。

「我看你似乎是經常受着風吹日晒的，」我冒着胆說。「麥歇，你在這十一年內，如果始終只坐在公司之內，那末這樣的一副好皮膚，你是得不到的，這是實實在在的。」

他笑了一笑。「你的觀察眞好，」他承認了。「不過，一個人不會是永遠關在室內的。我爲了散心娛樂起見，特地買了一艘小帆船。差不多每天，我終要駕了這艘小船，在海灣間來回游行，藉以休養身心。廣州灣的娛樂是很少的。巴堡可不是巴黎呀！」他聳聳肩頭這樣說。

「廣州灣的主要商業，除了你們自己的生意以外，還有什麼？」吾問着說：「或者廣州灣根本是沒有什麼主要商業的？」我對於這位麥歇的記憶力有些擔憂，或許是同那種遲鈍的有產階級一樣的呆，他們連一切與自己有關係的事情也都須別人加以指示的，但是他的回答，却使我嚇了一跳。

「鴉片，」他冷淡地說。他的眼睛凝視在揑於他的褐色手指

四五—二九三

的指尖中間用白色絲帕子包着的那段棒糖上面。

接着他繪形繪聲的講了一段關於販賣鴉片的故事。

麥歇將那根紅白色薄荷棒糖的最後一段殘餘推進口裏，用一只褐色的手掌擦了一下嘴唇那只手掌眞像脚爪，然後又伸出手來拿那糖瓶了。「對不起」他笑着說，非常謙和，當我默不作聲將那糖瓶再伸到他面前的時候。「巴堡的人，想要吃到這樣的糖，是很不容易的。但是，麥歇你不自己吃些嗎？」

我搖了一搖頭「我現在并不想吃呢，」我說。

麥歇聳聳肩「哈，我的這個小故事你覺得怎麼樣？」他向我問着說：「我希望它或許可以聊爲談助。」

我對他道了多謝，并且對他說明天早上再來望他。但是我以後就永遠沒有再見到他。到了次日早上茶房帶話來告訴我說那位麥歇生病了，而且不能起身，一定得躺在床上。後來，船到海口，我就上岸去了，沒有見到那位麥歇。

二

混濁的江水，沿着那外面塗灰泥的磚石墻垣在波動着，水勢頗深。這就是環繞着我的朋友密蓋柯斯勃脫住宅的高大堅厚的圍墻。

當我訪遊此地時，海口正是海南島上的一個主要港口。窄小的慶元輪自帶着我們從香港出發後，向南駛行了一天一夜，就到了海口，在第二天的午後，二三點鐘時，輪船就沿中國海折向西行，駛進了一帶狹的海峽——只有十五英哩闊——這條海峽使海南島同中國內陸隔離了開來，而直向那個廣闊的東京灣伸展過去了。

遠在我們的前面，直向西面望去，我們看見一羣民船隊的密密層層的風帆，從那岸邊直朝我們疾駛而來。我們凝視着它們，足足有一小時，雙方越走越近攏來了。後來，慶元輪的錨練突然轔轔地響了起來，穿過了那個錨鏈洞往下沉去，船就慢慢地停住了。那許多小船在四面圍住了我們，像甲蟲一樣的在浮動着。向前望去，直望到港口的平闊的水線那裏，可是我們一絲也沒有看見有任何城市的模樣。這就是海口嗎？爲什麼在這裏拋錨呢？那許多小船難道都是海盜船嗎？

不是的，那許多小船並非海盜們在對我們施行包圍——我們的護船衛隊的隊長，一個健壯的俄國青年，穿着一條單薄的棕色短袴，一支聯發手槍很整齊的懸在他的皮帶上面宕着，那枝手槍套在一只開口的手槍皮袋裏面，就由他的這種態度，爲我們解答了這一個最後的問題。自駛離香港以後，在全航程中他一天到

晚，老是從船的這一邊跳到那一邊，氣勢洶洶地監視着那組成他全部軍隊的那五個中國的劍客。這五個人始終保持着他們的警戒，站在崗位上面，不打一個瞌睡。由那班像我的朋友雷諾先生，在前面所告訴過我的，殺人者們所駕駛着的海盜船在過去的二年之內，對於航行沿海的輪船，已經擄刼過四次了。而這艘小小的慶元輪却從未遭過盜刼。現在我們的那個俄國衞士，用他的黃銅似的臂肘，閑散地倚在船欄上面，帶着一種對人擔保安全的冷淡的神情，向下望着那羣小船隊列。他的職務是暫時解除了，他已經安全地帶着我們從一個埠頭駛到了另一個埠頭上來了。他打了一個呵欠，正是一個白面金髮碧眼，而且帶着瞌睡神情的年輕西洋人呢。

他們都是一種奇特的人物，而且十個當中有九個，他們這班在中國的白俄，都有着一種悲劇地感動人心的命運。

至於講到我們這班在慶元輪上的人們，搭輪來到了海口，但是現在却使人奇怪地的輪船竟在一個毫無租界痕跡可見的地點上拋錨停泊下來了，放在我們面前就有一個更迫切的問題。海口在那裏，我們怎樣才能得到該地？

解答就在我們輪船旁邊擠擦着的那許多小船中間可以找到。海口還在江的上游那裏，離開我們拋錨的地點尚有四英哩。江道太狹，慶元輪雖然窄小，而在吃水方面仍屬過狹，所以我們必須搭乘當地帆船，去走這四英哩的水路。我們的箱篋都已提下去，放在一艘較大的民船上面了；而我們也就立刻直向江口進發，太陽照射着在給風兒催動了微波的海面之上。其餘的那許多張着奇異帆蓬的小船隊，都跟踪在我們的後面，船上都裝滿了剛才慶元輪上卸下來的貨物。我們向後望望，那掛成了一線，在我們船後面接連而行的船隊行列，造成了一幅非常美觀的圖畫。我們繞過了一帶長長的沙洲低岬，在我們後面的那許多小船，都靜悄悄地的在江上駛行着。正進江口時，我們碰到了一件片刻的險事，有一艘正向江面下游處駛行而來的小船上的編帆，因爲同我們的船太逼近了，以致二張帆纏結了起來，於是兩只船便對碰了一下，撞在一處了。但是除了一陣巨大的叫喊聲，和兩船上的水手們的咒詛以外，船身俱幸未受損傷。

而現在，小船就在風勢前面，徐徐滑行過去，連着那面上堆積着污物的江水的緩緩移動的波流，又駛行了一英哩以後，我們就接近那海口城市了。在迫近了江邊聳立着的一帶低矮房屋的擠緊在一起的屋頂上面，有二三座外表壯偉的建築物，在我的眼前顯現了出來。我們船上的那個掌舵的船夫，搖動了舵柄，小船就旋過身來，而我們也就直向一道石塊排成的上岸埠頭的一處停船

地點那裏，輕輕地飄泛過去了，而那個埠頭是直通到柯斯勃脫家裏的大門口的。

我上了岸，爬上石級，步履沉重地打在那迫近我眼前的石板上面。行近了好一會，我坐來的那只小船，才張滿了狹長的風帆，管自駛去了。我心中慢慢的感到不安起來了，如果那扇大門始終關着不開，那末我在實際上就將被流放於這個碼頭和江流的中間，好似在南洋羣島的一個暗礁上面了。

我重又脚步沉重地的向上走去。從大門的那面一邊，傳來了尖銳的聲音——兒童們的聲音。最後，有座梯子的最高一級，慢慢地從那十二尺高的牆上升出來了。一霎眼的功夫，有一個女人的面孔，在那牆上露了出來，帶着猜疑的神情，向下朝我凝視着。那張面孔顯然露出了可以招納我的神色，因爲它已經展成爲一臉孔的笑容，嘻開了牙齒，可是口內却一個牙齒也沒有了。於是，那張面孔又消失了。當那面孔回過去的時候，它的後部看上去是闊得奇怪，而且是特別的扁平，

當那形成爲大門的闊木板間的一塊木板，開始奇怪地向上面移動去的時候，我對於眼前所見的仍在驚奇之中。過了一會，那塊木板在我眼前完全不見了。旁邊的第二塊木板，開始又在與前相同的奇怪地向上面昇去的方式中移動起來了。第三塊木板同樣地不見了。於是，那個女人就從梯子上走了下來，她就是站在那梯子上頭，移動那幾塊門板的，我看出她已經將是要做母親的人了。我確實地覺到她爬那座梯子，是頗爲冒險的。

有一羣孩童，站在扶梯脚下的旁邊，都張開了眼睛向我望着。他們的腦後都是扁平的，我覺得他們每一個人看來都像幼小的拿破崙。

他們都帶着一種於胆小之中含有快樂的神情，在張開大了眼睛望着我，其中最高大的一個女孩子，兩臂中間抱着一個有六個月大的嬰孩。那位母親，已經開了大門，或者，毋寧說是在大門那地方露出了一個洞來，她就伸手從那女孩子的懷中將嬰兒抱了過來，抱在她自己的胸口上，開始喂乳給那嬰孩吃了。我能夠看見那個嬰孩的腦後。嬰孩的母親重又慇懃和氣地露齒笑了一笑，作勢表示請我進去。密蓋柯斯勃脫正匆忙地奔過了內院，跑了出來，而我也在他的熱烈歡迎中忘記了我的那個頭部扁平的招待委員會了。

密蓋柯斯勃脫，現年正是六十歲，有六尺多高，體重似有二百磅，是一個懇切的面色紅潤的，愉快的老人，而且帶着一種可以引誘得一個死犯去緊抱着那個絞刑劊子手的微笑。在海南島全島一萬四千方英哩（這是一個山岳和蠻荒的天堂，比琅島全部大

有三倍）之內所有以營商爲生的居民中間，他是一個唯一的白種居民；其他還有少數的白種人都是敎會人員或者是和中國海關關站上有關係的人。他已經在海南島上住了十三年了。我記得我在碰到密蓋柯斯勃脫之前那時我在香港在某一天的宴會中，有一個中國通的白種人曾經對我說過：「你將知道史密斯在全中國只有三個主要人物：如果你能認識了他們，那你就能知道每一個人了。」而海南島上的主要人物確實就是密蓋（他原名勞勃脫，但現在人家只曉得他叫密蓋。）

他催促我走過那四週有牆垣圍着的庭院時，我在他旁邊快步走着，口中嘖嘖稱羨——「你得馬上需要一根螺絲錐了。我的孩子，而你立刻就可以有了，」——但是我搶先一把就緊緊的拉住了他的一只衣袖。「聽着，密蓋，」我說，「我不走了，你得先將那在大門口的那個長着扁平頭腦的家庭的眞實意義告訴了我，我才再向前走，我不是已經確實看見了他們的嗎？他們是什麼人而你倒底是從什麼地方去覓到他們的？」

密蓋叫了起來。「如果你在海南島上稍爲走動走動，你就可以看見許許多多像他們這樣的人，那是極多的」他說「或者，如果你就爲了此事在馬來亞，婆羅洲，暹羅或潘納格（Panang）等地的任何一處漫遊一週，你也可以見到像他們這種人是很多的。他們都是汶雪奥（Vunsio）地方的人。而你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你如看到一個男人，或者一個女人，或者一個小孩子，長着此種扁平頭腦的，那就是表明他們是汶雪奥地方那裏的人的一個明證。汶雪奥是海南島本島上的一個地區，離開我們現在站着的地方之東，約有五十英哩。你知道他們怎麼會弄成這種模樣的嗎？他們睡覺時都是睡在石枕頭上的，就是一個新生出來的嬰孩，甚至也給他一塊石頭，將他的後腦部放在上面。那時頭骨是很柔軟的，因此石頭就將它擠成了這種模樣，腦後是扁平的，頭部的兩邊只是往外面闊將出去，直待兩邊幾乎生出了角來。他們無論那一個人，都不能像你我那樣戴法的戴上一頂帽子——他們將頂帽子掛在頭上，橫成了一個十字形。

「我知道了」我喊着說，「怪不得那些孩子，在我看來，都像拿破崙了。他們戴帽子，都像畫片上的拿破崙戴帽子的那種模樣，簡直同他維妙維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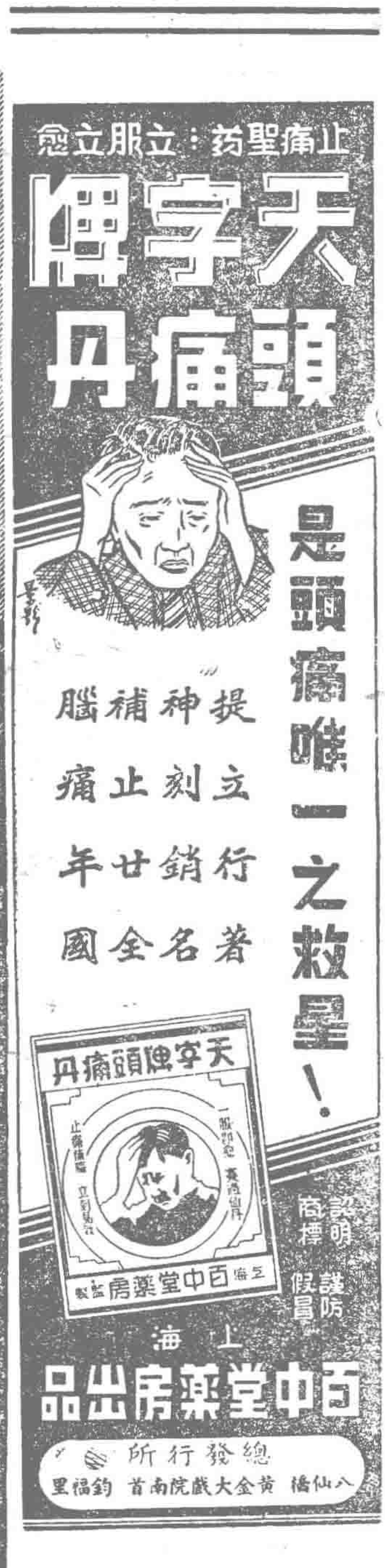
我們跨過了那狹小的庭院，從散亂的空箱子和竹簍子堆中間擠身過去，覓路前行，密蓋俯下了高闊的雙肩走進了一個敞開着的門口，跑進了另一個低矮的房間，這顯然是他的僕役們居住的所在了。當前有一條狹的出入道，曲折灣歧，像一個兎園，在那兩旁邊的，已經失去了光澤的牆壁上面，都有垂花雕刻，帶着一種古

代東方人物的濃厚意味。我們走過了這條狹道，使我很覺奇怪的，他又領我走到另外一扇門的前面他就推開了那扇門。好像這就是通到他自己居室中去的門戶了。

我發覺我自己立在海南島大街上的日光之中了。

密蓋緊揑着我的臂肘，在那條熱鬧大街的擾攘和喧噪之中，指點我向前面走去，使我沒有停步一刻的時候。我們更向前走了幾步他又推開了另一扇門而我們就夾在二排店鋪門堂的中間了。「我們已經走到這裏了，」他說，「我們再向上面走去吧。」

四五一一二九八





歐美采風記（四四）

沁明女士

參觀報館

一月七日　今日下午去參觀星報館（The Star），星報是倫敦大日報之一，館內倣舊黑暗，房間大小不齊，用的機器也很老式，排字大部份還是用手工，物質的設備似乎很退步，可是他們的工作却十分活潑。我們正好趕上第二版晚報發行的時候，機器上接連不斷的滾出一份份的報紙來，這一端馬上有人分若干份一疊綑紮起來，一會兒報販子都來取報，另外送火車站送郵政局的都有人專司其事。不到半小時的時刻，整個的報館馬上變爲沉寂了；報館對於團體參觀極表歡迎，替每人做一個銅版鑄上各人的姓名，並且備有茶點款待，英國人處處注重實際，不深講求虛的外表，

晚上吳慶宣君在順東樓請客，座有大使館一等秘書劉楷先生夫婦，劉君和修原來認識，劉夫人却是初次見面，她很精明能幹，學問也好，很合宜於外交界的生活。飯後，修去訪陳岱楚君，我則搭劉先生的車回家。

一月八日　下午修有電話回來對我說，英國國家廣播電台（British Broadcasting Station）請朱寶賢君，於本星期日加入播送的節目，講題是：『別國人心目中的英國國民，』全部節目中有各國的代表，朱君代表中國人，他請我們大家幫同想想有什麼特殊感想，集思廣益，以備選擇，約今晚在中山樓聚會，隨便談談，湊些資料；我個人的印象以爲最特別的幾件事，如在大街中心排隊買票，婦女界的自强不息精神，街頭巷尾的乞丐音樂「家，」一畜生——尤其是貓和狗——的優游生活。

一月九日　上午修去替吳慶宣君辦出國護照簽證，繳費十三先令六便士，吳君將要到德國某銀行去實習，他整理行裝，公私均忙，不及自己去辦，所以托修。下午到彭家喝茶，聽他們夫婦談談瑞士聖摩理芝的風俗景物，眞不啻神仙境界也！晚上吃過了夜飯才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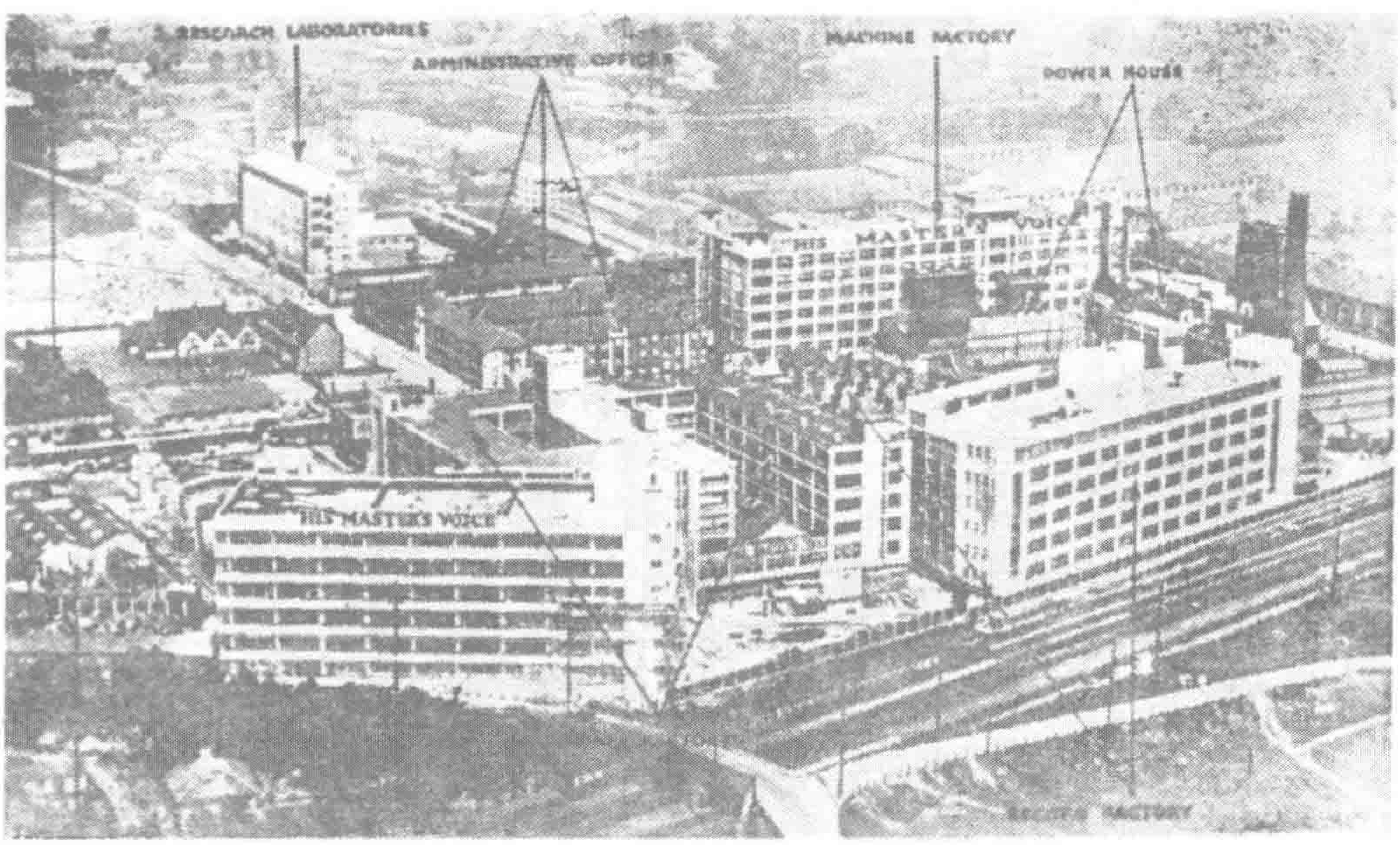
一月十日（星期日）　朱君早上有電話來，說他送進去的

四五—三〇一

廣播演講稿子已被他們改得自己都不認識了下午六點一刻也就只好去應酬公事似的去照讀那改過的稿子，朱君英語極流利，口齒也清楚很能得到聽衆的好評他後面接着是另一位東方國的代表演講語音和文章都不可稱爲漂亮然而他却充分的利用了這個機會替他的國家盡量做了一番宣傳就這一件事上看便顯出兩個國家民族個性的異同出來。

掛狗頭的商標

一月十一日（星期一） 早上修到學校去行開學禮，約定下午在綠公園（Green Park）附近的大脫摩滋大廈（Datmouth Building）和巴太太見面集合多數的人去參觀物多（His Master's Voice）留聲機廠一點左右，我先趕到約會的地點，原來這是英語同盟會(English Speaking League)的辦公地點，是留英美僑的機關，像所花旗總會的模樣，規模相當的宏備。一會兒修也到了，一點一刻鐘左右，巴太太同她三位公郎忽忽的趕到大家坐上特備的長途汽車向密特塞克司的海斯（Hays, Middlesex）出發，約走了一小時光景才抵廠址。這家廠的全部無異是一個小鎮裏面包羅萬象無所不備，各單位綜合成一自給自足的機構。如木料場發電廠，鋼鐵廠機器廠木箱廠唱



"主人的呼聲"製造廠全景

四五—三〇二

片廠，配合廠，研究實驗室，辦公大廈等等，無一而不是高樓大廈的建築。佔地六十畝，僱用工人九千名，每年要用鋼兩千噸，燃油兩萬四千加侖，燒煤兩萬噸；單是做留聲機的箱匣，要用木料八千噸，膠汁八十噸，泡立水五萬加侖；製唱片的原料，每年需要三千五百噸，貼唱片的招紙四千四百萬張，這點兒小統計，就可以概見該廠的規模了。

洋人到中國最先的實業之一，物多唱機公司用一隻黑白的花狗，坐在一架唱機的喇叭前面，這個商標，在我幼年時，就深深的印在腦海裏，所以我們參觀這家廠之先，興趣就格外濃厚。

我們的車開到廠門口，就有人迎上來招待，先請進會客室坐下，由一位職員解釋該廠的內容，每人贈送石膏製的商標一座，並備有明信片許多，一面是該廠全景的攝影，一面的左手邊有印現成的辭句，大意是說：

「我方才參觀過密特塞克司省海斯城的物多廠全部，該廠是無線電收音機和留聲機的大本營，規模實在宏偉，你幾時有機會，應當也去參觀一下，祝你健康。」

末後留出寄片人簽名的地位，右手邊是寫收片人的住址的地位，參觀者可以隨便取用，祇須塡上姓名，通訊處，投入一隻長方的信筒，郵票由該廠代貼後投郵，不取分文，無非是利用參觀的人替他們做點義務宣傳，參觀者也就樂於爲之。

休息片刻，我們跟着領導者到各處去參觀，先看機器廠，最下一層是壓機部（PunchPress Department）用各種機器將鋼料壓變成收音機和留聲機內各種零件的形狀，壓力最高的機器到一千噸左右，最複雜的零件是各種銜接收音機各部的鍜合片（electro-spot welders）。

由最下層轉到第四層的配合間，這裏是各種留聲機的馬達和儲音器裝成的地方，每一零件必須仔細的試驗，使準確適用，譬如收音機內的三擋凝節器（three ganged variable condenser），尤其應當精巧。

然後回到二層樓，看各種自動車床（automatic lathes）的工作，每一車床能將鋼板鋼條化成各種大小的螺絲釘，各種形狀的門錘等等，大的車床可以同時吸收四根鐵棍，一口氣做八種工作。

從這裏轉到發電間，發電機所發的電力超過六千匹馬力，據說這裏的電流足夠一座小小的城市全城之用；隨後看唱片廠：第一部份是原料間（Roller Room），一種灰色的粉質是蟲膠片（shellac）樹脂（Copal）燈煤（lamp black）和動物黑（animal black）配合而成，這就是唱片的原料，祇須倒

在一座高熱度的蒸汽滾筒內就會融化成爲一種熱化柔韌的片子，讓牠冷後劈成小片俗稱餅干（"biscuits"）剛夠一張唱片之用第二部份是壓片間（Press Room）這裏每塊餅干重新用高熱度軟化，放在兩張鋼模（"Matrices"）當中壓出絲紋，這就將音樂澆灌在上面了，一張十英吋的唱片需要八十五噸的壓力，一經壓成後，每張唱片須要放入冷水箱內使之硬化；第三部份是試驗間（Test Room）這裏分三個步驟試驗，有許多女職員頭帶耳機，專聽唱片內所灌的音樂是否完好，另外許多小房間裏有專家試聽新灌的鋼模是否滿意，須能鑑別藝術家的歌喉是否恰到好處，要不要重灌，還有一種試驗是將一張新發行的唱片唱而又唱，接連唱下去，看可以用多少次是否經久耐用；第四部份是審查間（Examination Room）這裏專爲審查每張唱片有無毛病，貼紙是否整潔，形狀是否完好，以及其他唱片的邊都須用砂紙擦光，然後用氈塊仔細揩磨，凡是無疵的唱片都用一種油將片面抹光，裝在紙套內，每二十五張裝一箱，用搬運皮帶送到儲存間，這一室內可以藏放四百萬張唱片。

末後參觀箱匣廠，先看最下層的鋸木廠（Saw Mills）所有的木料都很考究的浸過水，然後風乾，經過很多時的選剔，然後拚成五夾板，用粟樹和白楊打底，用桃花心木，胡桃木及橡木裱面，製成各種形狀，用砂紙打磨，經過仔細審查，送到三樓用膠汁和螺釘裝配成各種箱身，然後上花紋，噴漆，調色，並用浮石粉揩光，直到最後一步有專匠用手工修潤考察一番，見無遺漏，這纔算是大功告成。

約摸兩小時參觀完畢，導者延入會客室請吸烟，進茶點，然後各人留名於簽名簿上，辭謝而出。

車中回想該廠的規模確乎宏備，最令人不忘的是各種特殊的機器，如試驗馬達椗子是否筆直，祇須一根根的插在一架機器上，看錶針所指地位，就可以斷定是否合格；又一種大的壓力機有一千噸重的壓力，可以將平的鋼片壓成各種形狀，有幾部份工人工作時身穿橡皮外套，頭蒙橡皮統罩，祇留出一個形似防毒面具的凸狀玻璃框使眼鼻可以工作，手上也帶着橡皮手套，足見設備的週全了。

回城在半路下車，到飯館進晚餐後，買了幾本書回家休息。

一月十二日　得美國大西洋雜誌的回信，附支票一紙，計美金三十元，喜出望外，自己暗自勉勵了一番。

由校回家時，步行過熱鬧市區，店舖都標着大減價的招貼，顧客非常擁擠，我很奇怪爲何過了假日，反而生意如此興隆，後來有人告訴我說，一般講經濟的人並不在聖誕節前買東西，一則不堪

擁擠，二則定價較貴，新年過後，所有的店舖都要減價，這時再慢慢的儘有便宜貨可買。非但店舖熱鬧，火車的乘客也格外多，因為許多蘇格蘭人和鄉下人，都在此時來到倫敦專為辦便宜貨。

到上海棧買了些冬菇，蝦米，麵之類，再把修補的皮鞋接回來；我在美國買鞋不成問題，在英國却不容易找到合式的英國鞋式樣欠美，好看的價錢又太高，所以這雙鞋已經補過兩次了。

一月十三日　下午四時，皇家音學院院長愛倫 Sir Hugh Allen 爵士請全體新舊學生喝茶，我在院裏已是第二學期（英國制度，每學年分為三期）今天還是第一次見到院長先生，平時簡直沒有機會和幾位教員以外的人接觸。到那裏大廳內擠滿了男女學生，但男生照例仍是居少數，幾張長桌子上擺滿了點心茶杯，大半人的精神想必都集中於此，一位鶴髮童顏的老者手裏捧了一盆點心在人叢中擠來擠去敬客，便是院長先生。點心吃得差不多了，院長才拍拍手，講些歡迎新生鼓勵舊生的話，他語言幽默全無一般師長訓話的一副一本正經面孔，祇像是在講故事給孩子們聽的神氣，引得大家拍手歡呼，格外顯示他和藹可親，頗得學生們的愛戴和尊敬。不過他又像是太忽忙，說完過話，馬上便又轉身走了。

德國郵船公司退票之事已經辦妥，扣去票價一成。

鷓鴣菜
專治小兒百病
服後轉弱為強
全國各處均有出售
粵港滬漢
宏興大藥房



都錦生
絲織禮品
晴雨綢傘　五彩壽字
檀香絹扇　絲織風景
織錦桌毯　織錦坐墊
總行　上海二馬路石路東首
霞飛路華龍路口
支行　上海靜安寺路同孚路口
工廠　上海法界巨籟達路

世界偵探名著 蒙面人（下集三） 秦瘦鷗譯

三　老惠克斯的祕密

密歇爾奎萊從沒有獨自走進過加洛司巷。他站在巷口，躊躇不定，心中覺得異樣的不安，連自己都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他失望地向街道的兩旁張望着，却不見一個警察，他眞懊悔沒有把那車夫留下作伴。然而加洛司巷和別的藏垢納汚的路徑初無不同之處，任何大城市裏，總有幾百多條這樣的小徑，都是同樣的神祕和充滿着罪惡。二百年前匪黨潛伏在這些巢穴內的時候，自然又當別論；可是，現在已是二十世紀了，組織嚴密的警網，各種團體和衛生檢查員，差不多無論怎樣幽暗的角落裏都走得到。但現在他們是早就睡熟了！

梅遜的形容詞是說這條巷裏的人是終夜不睡的，不過這話當然也有些過甚其詞。這時奎萊便抬起頭來，仰望着馬福特醫生的診所。他可以看見樓上有一個房間的窗子正敞開在那裏，顯然就是他的臥室了。——他希望那個醫生或許還沒有睡，便鼓足勇氣，走進那黑暗的巷口去。巷裏毫無一些生氣或聲息，每一個窗子都是黑黝黝的。

不知道是爲了風雨的侵襲呢，還是野孩子的惡作劇，已把巷裏盡頭處點着的那盞煤油燈弄熄了；他用雙手摸索着牆壁前進，後來才給他摸到了那扇通往馬福特醫生家的前庭去的小門。他順手推了一下，却是關上着的，於是再向前走了幾步。突然，他停了下來，心跳得非常厲害，似乎要爆裂開來一樣，他隱約地聽到一聲呻吟，是一聲沉重的痛苦的呻吟，最後又是一聲拖長的「啊！」

這聲音是從那裏來的？他驚恐地向兩邊張望着，但四週是死一樣的沉寂，什麼也不看見；他只覺得這聲音是從離他很近的地方傳來的，他靜靜地等着，想聽明白這聲音究竟在那裏。可惜這一聲響過之後，便不再聽見什麼了。出乎意外的，這沉寂的氛圍裏，突然傳來了一陣輕微的獰笑聲，他聽了不由毛髮直豎，接着就有一個沙啞的聲音發話了：

「走罷，記者先生，沒有人會來暗損你的！」

他聽出了說話的是誰，雖然在黑暗中看不清他的面目，這就是跟梅遜說過話的那個瘋子。

「我們很像耗子吧？第一眼睛就像耗子，」他說：「我聽到你的，什麼我都聽得見。」

密歇爾朝着說話的地方瞧去，這時才給他看見了一堆不很

清楚的黑影，斜倚在牆上。

「我知道你要往那裏去，」這不知名的瘋子用着一種極沉濁的聲音低低的說：「你是要想去看老惠克斯出了什麼事。——聰明啊！你比梅遜更聰明。瞧着，」一隻看不清楚的手，突然抓住了他的外衣；密歇爾原想用力扭脫了走掉，但一轉念間，便決定暫時容忍他。「我來告訴你吧！」他的聲音越發顯得機密萬分了。「他們休想找到路特——那個法醫，儘管他們帶了網和鈎到河上去找，甚至連河底的泥都撈起來，但他們一定找不到他！」

這瞧不清楚的人接着又大笑起來，直到笑得起了咳嗆才停止。「船塢區的人都去找尋老路特了，你以爲他是一個好的大夫麼？我就不這樣想。我始終不讓他來醫我的病。就把我在局子裏所說的話告訴你吧！先生，——我存心跟他們開玩笑，假說他已沉在船底下面了。」

抓住他衣服的手這時才放鬆了。

「藍面人正在老惠克斯的門前睡覺呢！藍面人，——不是蒙面人！」

又是一陣狂笑和咳嗆。密歇爾再走上幾步，便到了九號屋子前面，那個醉人依舊蜷做一團的睡在老惠克斯的石階上，洋鐵罐還在他頭頂上，兩手交叉着放在胸前，頭向前俯，打着很有規律的鼾聲。

密歇爾不敢再打剛才走來的原路上回去，他從後面繞過去，發現那個瘋子正在巷口的牆上斜靠着。

「老惠克斯回來了。——大約回來了一刻鐘光景。像他這樣年老的人實在不應該再出去開出差汽車了。——只有我才曉得他爲什麼不該開車。馬福特醫生也知道，但他是從不肯哼到他的病人的。」

所謂「哼，」就是洩露。人家都說馬福特醫生知道許多祕密，說出來會使人聽了舌矯不下的。

「老惠克斯究竟出了什麼事呢？這就是就要問你的話啊！」

這瘋子突然轉了一個身，毫無聲息地跑進那黑沉沉的巷口去了，轉瞬間已失所在。他要不是只穿着襪子，就是赤着足的，因爲他走路根本沒有聲音；來去飄忽，無異神鬼。或許他就是加洛司巷裏一切惡鬼的精靈吧？

不過他確是告訴了密歇爾一件他所極想知道的事：惠克斯已經回來了，回來了大約一刻鐘光景。密歇爾便滿足了，忙着走到附近的警察分局去，希望和梅遜通一次電話。

「不，我們還沒有找到路特醫生。」分局裏面的一位巡長說：「水警還在那兒尋找，或者他是往西區去的。他在朗漢地方有一

所樓房，或許他過一會自己會上那兒去，梅遜先生現在正上這裏來，倘然你想見他可以等一等。」

「他爲什麼又囘來呢？」密歇爾覺得很詫異地問。但那巡長却不能解釋這一點，同時也不願解釋。

密歇爾再一想，心頭又覺得寬了許多，他並不希望得到什麼更好的消息，他只是急切的想會見偵探長。」

「我對於路特的事倒並不怎樣憂急，」巡長對於這樣一個熟透了的人是可以不需要用什麼客套的稱呼的。「他是一個很有趣的老少年。——我不曉得他今年多大年記了，其實一個人有了錢，就不該混在這裏一帶。」

「他有錢麼？」

「整捆的鈔票！」巡長囘答：「有一位老婦人曾經請他診過病，死下來留給他一包錢，如果他是一個醫道高明的醫生，也許她現在還活着呢！」他存心說壞他，所以又這樣加上了一句。

他向後伸了一個懶腰。

「不錯，他確有不少的錢，他在倫敦西區置有一所樓房；蘇格蘭警場特別分隊裏有人告訴我說他們常常看見他在夜總會裏鬼混。天曉得，世界上眞有一班忘記了自己年紀的傢伙！」

密歇爾對於這一帶地方是最熟悉的，但從沒有把路特醫生放在眼裏。有些人確是不容易引起人家注意的，這種人只是徒具形質。——男的或女的，雖有一具軀體，但除掉在會面時可以看見他們以外，簡直想不到他們是存在這世界上的。無論他們的飲食起居或嗜好，都不值得別人注意；要是他們懂得玩紙牌，或是辨別什麼酒味，那簡直會讓人大吃一驚了！總之，只要他們能做常人所做的事，就可以算是一件奇蹟。

他竭力從腦海裏搜尋路特醫生的形像，當他是一種具體的人物而予以研究，但不知道是疲倦呢，還是煩悶，總覺得這樣一個陰暗的人物是無需怎樣去重視的。

正在這時候，梅遜帶着勃萊和希爾到警察分局來了，精神非常飽滿，看他的模樣，似乎很高興見到他的人，眞會當他是才舒舒服服的睡過一覺。他很愉快地和密歇爾招呼着。

但那巡長所報告他的消息，却立刻消滅了他臉上的笑容。

「什麼？」他說：「路特還沒有囘來！」

他差不多已把路特醫生忘記了，因爲他和密歇爾很有相同的感覺，覺得這一個人眞有些難於捉摸。他站在火爐前面，烤着雙手，靜默了好久。

「我倒並不怎樣替他憂愁，」他說：「他眞是一個奇特的人，比什麼人都容易刺痛我的心坎，雖然我希望我從沒有把這一點

透露出來過。我總覺得這個人是不需要替他憂急的。」

「你要是有空的話，那末我倒願意告訴你一些值得憂急的事情呢！」

密歇爾說這話時，梅遜便目光炯炯的望着他。

「這話對我倒好像是一種刺激。很好，你可以讓我們借用你的辦公室麽，勃萊？」

勃萊覺得自己沒有被邀請加入他們的會議，不免覺得有些酸溜溜似的。他最厭惡這批新聞記者，這一點他自己毫不加以掩飾，同時新聞記者也不喜歡勃萊，即使有時偶然提到他的名字，也故意把他的姓名拚錯。

在這緊閉着門的區長辦公室內，密歇爾便吐露了他所懷疑的一切，梅遜靜靜地傾聽着，很少評論。

「這種念頭我自己也有，」他說：「密歇爾，我並不是在騙你，或是冒失的來掠人之美。可是老惠克斯這個人，眞可算是萬無一失的。他的爲人，我從小就知道，因爲我自己就生在這兒鄰近；不過，關於這一點，我不願意你告訴別人。惠克斯在倫敦的車夫中有着最好的記錄——單就他拾金不昧，把失物歸還原主的價值而論，也要上萬了！」

「他走起路來，不是拐着腿的麽？」密歇爾這麽一問，便使梅遜的眉頭馬上皺起來了。

「不錯，他是一個跛子。」他慢吞吞的說：「許多年之前，他曾經從車座上掉下來過，當然他是拐着腿的。」他說話時，露着深思之色。「我怎麽會忘記這一點呢？」

「你不是告訴過我，從溫士敦太太家裏出來的那個人也是拐着腿的麽？」

梅遜點點頭。

「是的，不過我從沒有把這兩個人聯繫在一起！但是，老惠克斯！」說到這裏，他不禁笑出聲來了。「這種疑慮委實可笑之至。這個老傢伙已是七十六歲了，而且是我所認識的人中間最憨直的一個！」

「加洛司巷的那個瘋子，不是叫你去探查老惠克斯出了什麽事麽？」密歇爾冷冷的問。

梅遜搔着他的禿頭。

「我時常碰到很多的瘋子向我發表理論，」他借題發揮的說：「不，密歇爾，我當然不是指你而言！」

「那末，還是去問問那個醫生吧！」

「馬福特嗎？難道我可以向他說，我把他從牀上拖起來，是爲了要證實一個瘋子對他的病人所發的言論嗎？並且他肯說麽？這

種事情是不能强迫一個醫生說的！除非你硬把他拉做證人，但即使是這樣，只要律師稍微問得過分一點，那末醫師公會也要羣起責難的。」

「那末，借別的題目去喚醒他！」密歇爾提議，「也許他能夠幫助我們解决路特的事。」

梅遜先生把手更深的插進口袋裏去，掏摸着所有的銀幣，使它們不住的發出響聲來。

「他當然是個跛子，假使那作證的女人所說的話是眞的。我記得了，蒙面人是跛子，他慣常是用一輛機器脚踏車的。你可記得？——這一點對於你的理想不是當頭一盆冷水麼？」

「儘管有人看見有開機器脚踏車的人，打刧案發生的地點經過，但誰也不能證實他們就是强盜！」密歇爾很有力地分辨着。「關於機器脚踏車的理論，是多數人率爾斷定的，他們以爲無論誰犯了罪案以後，只要開一輛機器脚踏車，便可以很快的溜走了。因爲有了這種心理，於是每到夜間，倫敦市內所有的機器脚踏車，便都成了惹人注目的東西。然而乘了出差汽車逃走，豈不是更可能麼？」

「依你說，」梅遜接着說：「奈道一個已有五十年誠實記錄的人，自己儲蓄着許多錢，無親無眷，無友，又無惡劣嗜好，常年杜門不出，終身從未做過一件不誠實的事情的人，竟會突然變成强盜麼？並且密歇爾，聽着，你自己有一次曾經目擊蒙面人的出現。請把那一天的情形，和報上所登的其他多次犯案時的情形比較看一看，可有什麼相同的地方？他跑進荷達飯店以後所說的第一句話是什麼？」「站着不許動，」密歇爾倒還記得很清楚。

梅遜來不及的點頭。「一點不錯，——正是「站着不許動！」這是從前澳洲的山賊所慣用的成語，直到現在那邊的匪徒還常用這一句話。但惠克斯的一生，恐怕從未出過倫敦吧？除非是開着車子，送一個喝醉的傢伙到郊外去。我可以告訴你誰是蒙面人，——湯尼傅斯！」

「天啊！誰是湯尼傅斯？」密歇爾驚奇地問。「等一切都煑熟以後，你就會曉得了！——這時候鍋子還剛在發熱呢！」他很快的從椅子上跳起來。

「讓我打一個電話給那位醫生，告訴他說我要去看他，或者先派勃萊去打吧！」他開了門，把區長喊進來吩咐了他應做的事。

「對他說，我很替路特醫生担憂，所以預備和他商量一下。」

「說句老實話，」勃萊走後，偵探長又補充着說，「我對於路特並不怎樣樂觀，雖然我還料不定馬福特醫生會告訴我些什麼話呢。」「我可以同去嗎？」

「可以，不過最好留在外面，在正式進行查詢時，我不便介紹你加入。」「事實上他也並不怎樣歡迎我。」密歇爾也立刻想起了馬福特醫生以前對他冷漠的態度來。